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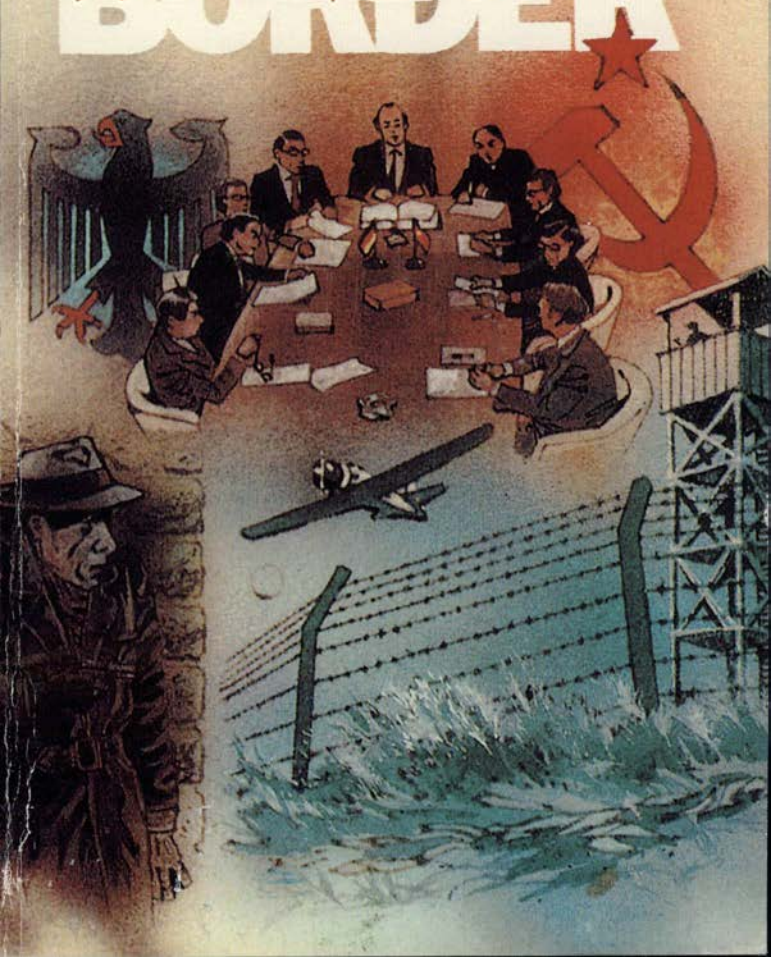
HANS MARTIN BRAUN

班漢斯



# FLIGHT OVER BORDER

# 飛越邊境



Flight across the border  
Chinese

---

---

# 飛越邊境

---

---

班漢斯

# Flight Across the Border

## Edition

Copyright 2015 Voice Media

info@VM1.global

Web home: [www.VM1.global](http://www.VM1.global)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e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distribut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other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methods,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except in the case of brief quotations embodied in critical reviews and certain other noncommercial uses permitted by copyright law. For permission requests, email the publisher, addressed “Attention: Permission Coordinator,” at the address above.

This publication **may not be sold, and is for free distribution** only.

本書根據歷史事實以小說形式  
編寫。書中人名全是虛構，如有  
雷同，只屬巧合。

## 飛越邊境

作者：班漢斯

譯者：郭淑影

出版：先鋒出版社

香港新界荃灣郵箱七八九號

© 版權所有

## 飛越邊境

馬克·狄斯丁是個沉默寡言的人，如非必要，他不輕易發表意見。

當他的兄長米克在一宗離奇的空難中死亡後，他一直保持緘默。好一段日子後，他仍沒向人提及此事，只默默地追查。馬克的兄長未婚，沒有甚麼朋友，雙親無法從悲傷中復原過來。馬克和家中成員沒有一人知道米克·狄斯丁原來是替蘇聯情報機關工作。

馬克一直被蒙在鼓裏，直至從米克的遺物中發現一些似曾相識的東西，他才如夢初醒。那是一對皮製手套，是他多年前餽贈米克的禮物。令馬克摸不著頭腦的是兩隻手套的大拇指都被剪去。兄弟倆從前相見時，總愛握著拳頭，豎起拇指作為見面禮，表示一切安然無恙。若米克不是要暗示甚麼，他斷不會把兩隻大拇指剪去。

後來，當警方故意把空難成因低調處理，馬克便曉得事情並不簡單。由於馬克也是一名飛機師，他能接觸到官方調查的結果；他這才發現在官方紀錄裏，機件故障是空難的成因，而實際上，蘇聯情報機關經已介入整個事件中。

「特務 727（馬克的兄長）在肇事時正趕赴與西方情報人員聯絡。」這是馬克從一名隸屬空軍的機師朋友得悉的。由於任務被偵破，米克隨即被幹掉。官方宣稱，飛機在空中爆炸後，機上六十五名乘客及三名機組人員全部罹難。

馬克相信哥哥被殺時，正竭力逃避一些可怕的事情。可是他無法明白米克為何這麼快便落入追殺者的羅網。為甚麼竟是米克？世上有許多間諜，在工作當中敵友難分，卻沒有招惹殺身之禍。這些都在他心中成了重重的疑問。惟有一樁事，他十分肯定——終其一生，米克都有一個特定的目標。但這到底是甚麼？過了很久，馬克才全然明白。經過多番追查未果，他最後決定放棄。他相信，發生這些事情，米克畢竟要負上責任；他該當明白他所作的極其危險。馬克記起祖父曾經說過：那些以身試險者終必在險境中被吞噬。

話雖如此，事情一天還沒弄個水落石出，他的心仍是忐忑不安。他們兄弟倆相知甚深，哥哥的死使他感到沮喪。他對生命的問題從來不感興趣，現在卻逐漸現於腦海裏。閒來坐著時，他總愛沉思，思想那表面看來了無意義的人生。每當接到新

任命時，他便把米克和引發的連串思緒通通按下。

☆☆☆ /

馬克·狄斯丁在一所生產印刷機的工廠內任研究及發展部主管。他是一個受人敬重的專家，且能傲視同儕。他的創意、技能及不斷精益求精的意念孕育了市場上最好的機器。由於他的成就，他獲邀加入公司的董事局。他要不是和工程師們一塊兒進行新的試驗；便是獨自進行一些技術發展工作，或出外指揮一項新的機器裝嵌工程，或洽談一宗即可成交的生意。當公司要洽談一份合約時，他準是代表的一員。

他好像從沒閒下來的時候。董事們欣賞他能處理諸般難題。很多部門都愛徵詢他的意見——不單因著他的專業知識，也由於他對人對事都有獨到的見解。可是，沒有人會說他是一個好惹的人。他偶爾會大發雷霆；下屬見到他冒火時總是避之則吉。

此時，公司正計劃在蘇聯成立附屬公司。蘇聯方面的公司曾接觸馬克所屬的管理層，探討製造機器零件向整個東歐及亞

洲售買的可能性。一切事情都必須中央統籌——包括計劃、興建及執行。這些地方的潛力看來無可估量，但開拓這個市場卻絕不能掉以輕心。

毋庸多說，這間分公司必須達到最現代化的標準。狄斯丁負責草擬計劃及與蘇聯方面接洽——一項足以使他分身乏術的工作。多拉·狄斯丁——一位溫雅細膩的婦人，竭力勸說丈夫要對一切處之泰然。

「馬克，你的身體不能長期承受壓力。」她敦促他：「至少你得每隔一段時間坐下來和孩子們玩玩。」她知道和孩子們玩耍能給他動盪的心靈帶來安寧，當四名孩子中最幼小的坐在他膝上，他總會柔情無限地望著妻子，叫她甜透心扉。

可是這些時刻總不長久，很快便要回到工作中去。有時他要通宵達旦在工廠內繪圖、修訂圖則、或挖空心思研究與這重大計劃有關的一切建議及可能性。

狄斯丁的部門最終整理好全套計劃、說明書、標書及分析報告。現在可以邀請蘇聯代表團來參觀工廠及商討有關計劃了。

☆ ☆ ☆



這回，總部派給西維亞·史密斯的是一項常規性的任務——很快便可完工。當她把馬克·狄斯丁的報告編成密碼時，她的腦海隨即產生連串畫象，使她不禁對馬克這人生了興趣。報告提及他酷愛飛行，和一些飛機師關係良好。報告也觸及他的財政及資產狀況、他的發明及專利證清單，並他加入軍隊之後的事業發展梗概。總括而言，他具有堅強的性格，與家庭融洽，並能與世界各地維持良好的商業關係。

毫無疑問，總部會認為這些資料十分管用。她估計這項任務仍需不少跟進工作，把訊息編成密碼後，她把紙條捲得緊緊的，然後打開一支粗粗的圓珠筆，塞進紙條，把筆放入手袋內。

她看來像一位循規蹈矩的老師，她那嚴謹的作風使她甚受尊敬，但這通通掩藏內裏一顆機靈善變的心，她捲起衣袖時總想出新的計策。這樣的一個女子在情報機關裏是不常有的，早晚大派用場。在她的同僚中，她以思想敏捷及冷血無情而見稱。外人無法想像這個文靜，帶點害羞的青年女子竟有如此的一面。

她離開那位於城中一幢高樓大廈內

的四樓住所後，取了迂迴的路徑，乘搭不少的交通工具，來跟心中的目標人物接頭。

在協定的時間，她交出報告並取得新的指示，就在不發一言之間，兩支圓珠筆在兩人手中交換了。

西維亞·史密斯回家去了。

☆☆☆

「這真是一個精明的俄羅斯人。」狄斯丁跟柯樂夫握手時想。他正招呼著兩名到訪的客人。柯樂夫操著流利的德語，向馬克介紹他的同僚布直科夫先生。布直科夫的個子較柯樂夫小一點，看來頗嚴肅，他的目光四處注視，卻看不見一絲興奮。這點狄斯丁看在眼裏。

布直科夫注視他時，他那冰冷的目光，像穿透心扉般，叫人毛骨聳然。

「我們有一星期的時間磋商。希望到時一切安排妥當。」在他們啓程前赴酒店後不久，柯樂夫便以一種友善堅定的口吻說。

「我們會打點一切了。」馬克說：「你喜歡的話，明天可以探訪工廠，隨即展開討論。還有一名政府官員會從開始時便加

入會談。一星期內安頓一切準沒有問題。」

「我們擅自作了主，今晚在酒店內舉行一個小型歡迎會。」馬克繼續說：「你們將看見工廠的諸位董事及參予計劃的人員。倘若對計劃有任何疑問，隨便問他們便是了。這段期間，要是有任何需要，可隨時召喚我們，我的助手鄂茨博士和我是隨傳隨到的。」

柯樂夫感謝他們的誠意。他的同僚卻顯得冷漠、木然，他那冷淡的目光像在說事件與他無關。

在駛近酒店門口時，布直科夫注視著那輛一直跟在後面的計程車駛過他們，還泊定了。他剛好辨別出車內看來面熟的女子，便知道不久他們就會接觸了。

車子回家途中，狄斯丁陷入沉思中。他摸不清這兩個俄羅斯人的底蘊。看來，他們之間互不信任。柯樂夫該是一名技術專家，布直科夫較像一名黨幹部。嗯！這些事情遲早也會知道，現在也擔心不來。

直至如今，狄斯丁很少想及有關東歐國家及人民的問題，對他們的生活形式、性格、思想方式，他是完全陌生的。這些蘇聯訪客引發了他的好奇心，他決定要從

## 飛越邊境

柯樂夫身上尋找答案；畢竟，柯樂夫給他較佳的印象。他對自己說，要好好認識這名俄羅斯人。能夠認識這個國家及民族多一點，有助他作出更準確的判斷及處理整個計劃。

回到公司，他把初步所得的印象與其他董事分享，並確保鄂茨博士已安排妥當酒店內的工作。一切完成後，他便回家，準備跟家人過這個晚上。

☆☆☆

市內林立的大廈中傲然屹立著樓高二十層的州立酒店。它那閃爍的外牆彷彿訴說內裏發生的事情非比尋常。房間的燈光神秘地忽明忽滅，像在宣布貴賓的蒞臨。

來自蘇聯的訪客將入住酒店的四樓。當鄂茨博士在有關的房間作最後查察時，648號房響起叩門聲。布直科夫把門開了，和一個酒店女服務員打個照面——是西維亞·史密斯。當西維亞問他有甚麼需要時，布直科夫的表情沒有絲毫的變化。他要求香煙，她便遞上一包，說過晚安，然後從職員專用那道門離去了。她的第二項任務也告完成。

布直科夫把香煙包在手中把弄數回，拿出了一根香煙。他沒有把煙腳在嘴裏，卻扭開香煙的末端，取出一卷較信用咭大一點的菲林。肉眼無法看到菲林上的內容，他小心翼翼地將菲林夾在兩塊玻璃片之間，插入相機的背面，透過目鏡，調較旋鈕，便清楚看到菲林上的東西了。

他點了點頭，蠻滿意地繼續打開餘下的煙管，一絲不苟地閱讀每卷菲林的內容。關於狄斯丁的資料現時雖未臻完全；但現在他們已有機會深入瞭解他的生活狀況，這方面便不成問題了。在出席歡迎會前，他見了柯樂夫，並把他剛收到的資料交過了他。



晚上已過了大半的時分，狄斯丁和柯樂夫離開了酒會的人群，退到一個靜靜的角落，以便能更深入地交談。在第一天的晚上，他們已決定了不少的事情。許多細節已談過了，雙方專家間的溝通管道也定下來了。

飛行問題忽然成了他們的話題。極具飛行經驗的馬克發現柯樂夫對這個話題甚感興趣。這個俄羅斯人的問題激發他滔

滔不絕地述說自己的飛行經驗——第一次單獨飛行的著陸意外、阿爾卑斯山上空的驚險旅程、首次在夜間進行的降落和所有跨越萬里的自由翱翔等。柯樂夫的問題沒完沒了，看來馬克的故事令他百聽不厭。

「欸！這個星期跟我到機場，我載你上去，你便可以體會箇中的滋味，你看怎樣？」馬克說。往房間另一端的同僚處一瞄，柯樂夫決定接受馬克的邀請。他們同意明天繼續洽談業務，在後天的下午就稍作休息，進行他們的飛行計劃。

在互道晚安時，馬克補充說：「明早九時，我會接你到工廠去參觀。」



「我獲授命指示你們全力款待這些蘇聯訪客。」薩斯——來自政府的官員——在蘇聯客人抵達前，已三次向董事們道明他的想法。「他們停留期間必須獲得厚待，這樣做合乎我們的利益。要是遇上任何困難，可放膽提出，我們必定全力協助。當然了，我們著眼的不是商業的交易，而是與蘇聯人民建立關係；要藉著這個計劃表達我們的誠意。事情有任何進展，務必通知我們。」

兩個蘇聯代表到達時，官方代表和公司的執行董事上前歡迎。他們隨即參觀工廠。

在設計室內，所有支部辦公室的計劃草圖都掛了起來。蘇聯訪客對那些精細圖則看得津津有味，狄斯丁則將所有細節逐一解說。

可是，即將安裝之機器細節卻半點沒有披露。他獲指示必須對這些機器的資料小心處理。不用別人叮囑，他處理技術性資料向來十分謹慎，現在更加倍小心，因為他們負責設計的是一部能革新整個印刷事業的嶄新印刷機。

他充份明瞭替蘇聯建造工廠的計劃十分龐大，也具一定風險。倘若蘇聯官方突然接管建造工程，並說毋用別人援助，那時有誰可以出面阻止呢？即使是官方代表到時亦只嘆莫奈何吧！

狄斯丁努力從這些思緒開脫出來，這種想法對事情沒有幫助。他決定只透露必要的事情，同時要表現得對蘇聯人有信心，相信他們是忠誠守諾的生意伙伴。無論如何，他對柯樂夫的印象不錯，並相信在簽署正式合約前定能跟柯樂夫談及他的憂慮。

除了狄斯丁外，知道印刷機全新設計的就只有他的助手鄂茨博士和機械工程師宏治。狄斯丁在空軍服兵役時認識宏治，後來邀請了這個忠心的飛行工程人員加盟他的工廠。這支三人隊伍彼此成了好友。狄斯丁是出色的策劃設計人員；鄂茨博士頭腦冷靜，精於運算；威廉·宏治則是工程締造者，偶爾會使一些令人難以置信的新穎設計付諸現實。

宏治全權負責工廠內的工場運作。他向以實事求是的作風見稱。喜愛獨行的他，在別人眼中頗為奇怪。狄斯丁曾見過他跪在工場長凳前，在宏治還沒察覺前他已迅速離去，之後也沒向人提及所見的事情。他相信宏治的行徑背後總有因由，心裏也猜疑那是甚麼。

宏治處理每一項事情都十分謹慎。無疑，建造這台新印刷機的工程已交付最合適的人選。

每晚，工作人員離開大樓後，宏治仍繼續埋首於那台機器。那印刷機安放在工場地窖內一間重門深鎖的房間裏，已進入半完成階段。要是有製作不來的特殊配件，他便向公司製造部訂貨，並索取配件



## 飛越邊境

的詳細說明。當配件到達後，便會親自把它們嵌上，有空時，狄斯丁也常常到地窖視察工程，需要時，他會助他們一臂之力。

今天，宏治決定較往常早點回家。下午五時，他已坐在飯堂裏。由於他獨居，他早以工廠爲家。他認識工廠的每一吋土地、每一部機器及幾乎每一張臉孔。那送食物給他的女侍應，是新來的，當然也逃不過他的眼目。她擁有一個家庭女教師般的端正輪廓，嘴角還有一對佻皮的酒窩。

☆ ☆ ☆

當狄斯丁和鄂茨博士和兩名俄羅斯人到達停機坪時，他的飛機已載滿了油，從飛機庫滑出，停在滑行道上。那是一部六座位引擎、著了橄欖綠色的薩斯娜 210 型飛機，在正午的日光下閃閃生輝。這隻小巧單引擎飛機的外型容易使人低估它的能力。雖然欠缺流線性的設計，馬力卻絕不小，它擁有特強的攀升能力，也易於控制。

狄斯丁打開了引擎蓋，忙於檢查當中的零件，然後轉向他的飛行伴侶說：「準備好的話，我們會首先在降落坪附近作五

分鐘試飛。那你們便知道是否適應得來，到時才決定繼續旅程還是折回飛機庫。」

兩名俄羅斯人從不讓對方離開自己的視線範圍，馬克也感到有點異樣。他心裏盤算著要單獨留下柯樂夫一人，方法是要使布直科夫主動提出縮短旅程。他已想到一條可行的飛行路線，風力狀況正能配合他心中的想法。在 25 至 30 海里風力之間，疾風會從側面吹向跑道；這對首次乘坐的人，會帶來不適。

鄂茨博士頗能領會狄斯丁的意圖，聞風不動的站在飛機庫旁邊，預備迎接那個可憐的人兒。布直科夫一副吃不消的模樣，看來有點凝重；柯樂夫卻難以掩蓋內心的興奮。

隨著引擎發出隆隆聲響，飛機慢慢滑至跑道上。狄斯丁肯定所有乘客已繫上安全帶後，按著清單逐一檢查所有儀器及制動，跟著把飛機完全停頓，等候起飛的訊號。

「丹美，丹美。」

地面控制塔透過無線電大聲說：「24 號跑道準備就緒。可隨時起飛。起飛後請靠右邊。馬克，祝旅程愉快。」

「謝謝，湯美。」馬克將手掣推到啓

動位置。隨著引擎發出的聲響，這架高翼機在不平的跑道上逐漸加速，在駛到八十碼時離地並迅速升空。

拉回起落架之際，狄斯丁感到風正猛烈地從左邊吹來。面上露出一絲隱晦的笑意，他使出超過正常需要的衝勁，進到另一陣的疾風中。飛機突然朝左邊機翼一頓，像向控制塔俯身鞠躬，然後另一陣疾風襲來時，這軟弱無力的飛機又回復了平衡的位置。飛機在疾風中搖動，好像樂在其中。布直科夫在座位中被拋得前仆後仰，臉色越發變青。他慌張的往下望，像很渴望要回到那片踏實的土地去。

在同一時候，狄斯丁詳細地解說他升空時採取的步驟。「降落架已收回，引擎每分鐘轉數為 200 次，正增加推進器的壓力。當我們到達 3000 呎高空時，便會停留在這個高度。那時，情況會較現時穩定。」說時回頭看那坐在後面的乘客。看著機上的垂直座標，他故意讓飛機在氣流中震盪，使得布直科夫猛吸了一口氣，兩顆眼珠慌張地轉啊轉。

不久他們已到了三千呎高空。飛機傾側靠左，在機場上空作俯衝式的盤旋，好讓這些尊貴的乘客清楚看到跑道和控制

塔——它們活像孩童們放在綠色地氈上的玩具。布直科夫感覺他們像要倒轉過來似的，看來他是毫不欣賞四周的風光。

當另一陣疾風把飛機進一步推上高空時，布直科夫不能再忍受了，他的面色灰白如死。狄斯丁裝作突然看見他不舒服的模樣，便問他是否還要繼續旅程。這時，布直科夫堅決地搖頭說：「不。」

看見狄斯丁神泰自若地準備降落時，柯樂夫也掩藏不住面上的笑意。馬克和剛才一樣，解釋他的每一步驟。

「推進器正以 130 哩速度準備降落，機翼在 10 度之內拍打，需調節引擎轉數。」現在飛機已採取了降落的角度，等候在跑道上降落。風仍然使勁地吹，馬克仍得想方法去應付。飛機迎著風駛去，在不甚平穩的情況下著地，馬克隨即關掉引擎。

對布直科夫來說，再多等一分鐘也是難奈了。那強烈的嘔吐感使他在匆匆爬出機倉時幾乎倒下，幾經堅持抓撐著走到機場大樓，踉蹌地竄了進去；對站在平台上遞上飲品的鄂茨博士竟也視若無睹。

當飛機在跑道上行走準備第二次升空時，狄斯丁再一次按捺不住心底的笑

意。飛機很快便到達了 3000 呎高空，之後他們保持在雲層之下飛行。絲絲縷縷的雲霧飄向他們，像幽靈般若隱若現，然後消失在周遭的一片灰白裏。

下面的景色活像一副很大的積木。蜿蜒曲折的河流像點綴在綠園地上的銀帶子，鄉村房子的紅瓦頂又仿如墜滿雙手的紅色碎石子。

「這是一個全新的經歷。」柯樂夫坦然的說。「感謝你給我這次經驗。」

「啊！能引發別人對飛行的興趣，無疑是一件快事。」狄斯丁熱情地回應道。他啓動機上的自動駕駛儀，接上五十哩外的無線電導航標，再將定時器撥至預定的飛行時間，然後就輕輕鬆鬆地和柯樂夫閒聊。

「作爲一個商人，我發覺開心見誠的態度往往帶來最佳效果。」馬克打開話匣子，朗聲地說：「也許在你們的國家，沒有人會這樣做；但我想說明一點，在這方面，你可完全信任我。」柯樂夫有點猶豫，然後看著狄斯丁的眼睛說：「如果我是你，我也這樣做。但在我們的國家，商業的目標和你們並不一樣，所以你們的做法在這裏並不合用。」

好像說多了，他突然沉默下來。他心底疑惑著，是否應宣揚全球革命、無產階級終必勝利、共產經濟模式如何成功等思想。在他的工作裏，只有這種拓荒性的工程，如興建一所國內前所未有的工廠，方能引起他的興趣。每一回著手興建新廠房時，他都表現得萬分雀躍。由最初引進環帶拖機，直至正式生產時的機械操作，他全都親臨監督，見證建造過程中每一個步驟。能讓他決定如何及何時興建一所新的工廠，帶給他莫大的滿足。

爲求達到目標，一切的方法都變得合適；在他權力範圍內可以使用的方法，他準會加以利用。他從不多問草圖、藍本或專利證等從何而來，也很會掩飾他心底對政治的冷漠。對於那些黨幹部等人，他很有辦法；甚至在政府的經濟部門內，他的影響力也不少。

但說到狄斯丁這人，柯樂夫便不能再輕易維持他的一貫作風。他知道他並不是面對一個單單向錢看的資本家或機會主義者。似乎，這個人擁有更高的理想。或許，他也有開荒精神，喜歡爲國家做點新鮮的事情。這使兩人的心靈越加接近。

「無論如何，我希望合作能有成果。」

你們表現的誠意，我們心領之餘，也定必以誠相待。」柯樂夫儘量使對話精簡。

在這一刻，狄斯丁感到很快慰。再多的言辭，也未必能盛載更深的情意。在柯樂夫的回應裏他嗅到誠意。他深信以後必有更多機會深入了解蘇聯方面的真正動機，因為距離簽署正式合約，時間還多著呢！

當他們飛過剛才預校了的無線電導航標時，狄斯丁把飛機傾側，擺了一個彎，便啓程回航，低飛至五十呎的高度。在接近地面時，下邊那些起伏的山巒仿如生產線上的東西，在柯樂夫眼前迅速消逝，太陽在他們的後面緩緩而下，他們看著自己的影子在前方引路；飛機就在叢林、鄉村和山坡之上滑翔而去。

☆ ☆ ☆

在蘇聯訪客離開的前一天，布直科夫給了西維亞·史密斯非常明確的任務。和從前一樣，她要搜集工廠內主要運作程序的資料，那些機械的技術細節和行政人員就機械和財務事宜商討的結果。

當了這間工廠餐廳的服務員後，她除了忙於整頓餐廳內的陳設擺放外，還初步

和公司的職員和工人建立了良好的關係。她也知道了公司董事們的廢紙箱在何處清理，並且能從那些棄掉的紙條裏整理出一些有趣的資料。因此，西維亞十分樂觀，她答應很快便能提供進一步的資料。

莫斯科總部已知會了她要耽在這任務上好一段時間，但務必小心，不容有錯。蘇聯政府的經濟部很想能一直掌握最新的訊息，但一切總以不破壞任務的執行爲依歸。

西維亞·史密斯很清楚自己的任務。她精於刺探工業情報，還配備了精良的電子間諜儀器。要她介入馬克·狄斯丁的私人事情內，她感到有點爲難；她惟有說服自己，這只是工作的一部份而已。沒有人能夠看透這披著羊皮的狼心底隱藏的秘密。

☆ ☆ ☆

「嗯！飛機該起飛了；他們不久便回到莫斯科了。」馬克舒了一口氣；剛在機場上送別了他們，此刻正在回家的途中。就在前一個晚上，布直科夫和柯樂夫向馬克餽贈禮物，並肯定的說莫斯科不久便有回覆，隨之是一些互訪計劃——成功簽訂



合約的前奏。

道別時，狄斯丁和柯樂夫不只是應酬地握握手；在分道揚鑣之際，他們各自為對方送上誠意的祝福。

「期待你出訪蘇聯的一天。」柯樂夫喊著，然後消失到乘客專用的禁區裏去。

縱然疲累，卻感到滿足，馬克吻了妻子一下，說：「現在我們見面的時間又多著了。如果你媽媽可以代為照顧孩子數天的話，我們可以驅車進入山間，稍作休息。」她興奮地摟著丈夫。她知道每次他忙得不見影蹤後，他總讓她安排一些特別的節目。為此，她倍感幸福，對丈夫更愛護有加了。

她凝視他那疲倦的臉龐和下垂的雙肩。數月以來，她注意到沉重的工作壓力和憂慮已在他身上留下痕跡。蘇聯方面的計劃、工廠內日常的職責和上星期那些令人疲累的會議把他迫得透不過氣來，是時候休息一下了。

☆☆☆

這是莫斯科近郊一間房子的地窖，裏面的人逐漸多起來。人群匆匆鑽進去後，坐在那些預先擺設的長凳上，安靜的等

候。大概過了一些時間，所有座位已填滿了。最後連走廊也滿了人，狹小的房間竟擠著一百餘人。空氣變得混濁沉鬱，四周鴉雀無聲。氣氛雖然帶著神秘，卻滿有希望。

突然，音樂響起，劃破寂靜。這個被拱形支柱架乘的地窖似乎盛載不了這多聲道合唱團的大合唱。混在那裊裊的高音間是沉厚凝渾的低音調，使人聯想起祖國那片廣闊無垠的大草原。房間內響徹人們對神的期盼。

這是一個地下基督徒的聚會，成員來自城市的四方八面。由於他們原來的教會已被取締，又被禁止公開持守基督信仰，他們才被迫參加這個非法的聚會。

這次的聚集是因著一個很特別的原因而舉行。科夫蘭高，其中一位長老，剛從監獄釋放出來。他曾四次被捕，先後被送往勞改營和監牢。共在鐵窗或結滿倒鈎的鐵網內渡過十七個寒暑。在那些日子，他的口中從沒溜出一個肢體的名字；也從未對信仰或他信靠的神失去信心。

最後一次坐牢時，他因堅拒透露其他人的名字而付上沉重的代價，他們用聲波震盪他的耳膜，直至他的聽覺幾乎全失。

現在，人們要在他的耳邊高聲叫嚷，他方能聽見。

科夫蘭高在會眾中坐得筆直。五十歲的他，頭髮斑白，兩眼深邃。但他的臉孔卻散發一種力量，任何人見到都曉得他是一個對自己信念堅定不移的人。

唱完詩歌後，這個釋囚拿著聖經，站起來高聲誦讀：「我的心啊，你要讚美神，不可忘記祂的一切厚恩……」他選擇了這個作講道的題目。雖然他歷盡滄桑，他仍數算 神種種的恩典，他勸勉信眾務必堅固信心，切勿被無神言論動搖絲毫。他提醒他們慎防溜口說了任何關於這個地下教會的事情。然後，他跟這群信眾一一的握手道別。很多人都哭了，懷著愛和尊敬，他們緊緊的摟著他，滿心知道他為大家吃了許多苦頭。

這些地下教會的聚會危機四伏，對領導者而言則更是。秘密警察隨時搗破、拘捕、審訊，無日無之。故此他們都預先編撰好舉行聚會的藉口，以便在危急情況下作出交待。

但往往事與願違，就拿科夫蘭高的情況來說吧！蘇聯的秘密警察已搜集足夠資料，可隨時起訴及拘留他。外國親友寄

來包裹及名信片竟被扭曲爲與外通敵。他在服役期間接觸到的人或朋友作的認罪供詞，一律成爲指證他的證據，科夫蘭高和他的會衆絕不是那些肆意違反權威的人，除非他們那不合法的基督徒聚會受到威脅。但這種態度使他們的境況日益堪虞。

散會後，地窖內仍有十二人留下。他們圍坐在房角一張大凳上。這次，他們在討論一個既大膽、又冒險的計劃——其中一人將要盡快離開蘇聯，向西方國家揭露他們和其他教會所面臨的嚴峻情況。他們確知一些教會或人道組織會施以援手，即使暫時仍無法徹底解決蘇聯境內宗教迫害的現實，他們相信在外界的支持下，他們一定能爭取較大的宗教自由。

在決定對政府的鎮壓行爲作出抗爭前，會衆已忍受了無數次的拘捕、審訊和懲罰。但當政府禁止他們以基督信仰教育子女時，他們便不再逆來順受。他們暗地裏向子女灌輸信仰觀念。但在國營的學校內，當孩子們面對旁敲側擊的詰問時，父母暗地裏教授的便很容易露出馬腳。這些兒童很快被孤立起來，父母也會遭受恐嚇——如果不斷然停止這種教育，孩子便

要送往改造學校了。許多家庭因此而分離，受傷害。他們決定向西方自由世界求援——這也是唯一的出路。他們斷不能無視或放棄基督的信仰和教育，經驗告訴他們這只會帶來虛假的平安和虧損的良心。

「總要有人突圍而出！」當中已有人無法按捺自己的情緒。那個蓄著黑鬍子、急性子的蘇法斯把那大拳頭槌在桌上，嚇得其他人跳了起來。「科夫蘭高是唯一適合擔任此務的人。」他怒嚷著：「難道我們要白白地看著他們帶走孩子，用那些共產主義的革命思想荼毒他們嗎？如果我們仍然坐以待斃，那是莫大的恥辱。事不宜遲，我們必須派人告訴全世界這裏所發生駭人聽聞的事情。」

蘇法斯一心事奉神。他恨不得拿起槍來，為真理而戰，就像主耶穌在客西馬尼園被捆綁帶走時，彼得所作的一樣。科夫蘭高瞄了他一眼，他便沉默下來。

「嗯！」蘇法斯得了這樣的回覆：「據我的理解，你想派一個年老衰殘的人去擔當一項只適合年輕人的任務。還有，所有的政府部門都認得我，這個決定從開始便會危及整個計劃。」對科夫蘭高來說，離

開這群會衆如同背叛。他寧願坐牢，也不願一走了之。

「當然，我們必須借助些偽造證件。」另一人補充說：「一旦我們決定了，『陌生人』希望能用點時間周詳地計劃一下。」他沒有說明『陌生人』是誰，但好像人人都認識他，也沒有人追問下去。

試圖逃離這個密閉式的國家體現了他們強烈的信心。聚會的領袖聲稱這是對神的信心。從沒有人聽聞這類的逃亡曾經成功。長老們一致同意科夫蘭高是該項任務唯一的人選。除了母語——俄羅斯語——外，他能說流利的德語，兼且能言善辯。此外，長年被收在監裏的他，正是活生生的例子，見證蘇聯境內無日無之的不公義現象。

長老們也知道科夫蘭高不同意這項計劃。所以他們決定以此為最終建議，任何人均不得異議。只有這樣，科夫蘭高才勉強接受。

方向定下了，大顆兒都雀躍起來，他們都情詞懇切的游說科夫蘭高。譬如說，他沒有家庭的牽掛，他較年長，且經驗豐富和善於辭令，他較其他人更為勝任是項任務。

科夫蘭高將要帶同大批文件到達西方。這包括了數月來的拘捕資料、勞改營內的不人道待遇及一份被強迫進入瘋人院的人士名單。有關人士的護照號碼、姓名和其他重要資料已準備妥當，還有那些負責審訊的官員和法官的名字。它們已全被攝進微型菲林內，當行程安排好後，這些東西便會縫進衣服內。這些資料將要擦亮世人的眼睛。

科夫蘭高竭力反對這項計劃，坐牢的時候，他常常夢想生活在自由的世界。獄中的同伴又常繪影繪聲的講說世界其他地方的自由生活，但現在他自覺他的首要目標是用神的話牧養這群會衆。

看著長老們提出這嚴肅的要求，他決定為事情作進一步的禱告及思想。無論決定如何，總得要感到心裏平安。對會衆和那些顧慮他安全的人的意見，他總不能掉以輕心。



布直科夫的部門專門負責高層次的刺探工作。他大多數的屬下都混進了國營工廠，負責監視公司董事及部門首長，並在他們中間挑撥離間，他們還要搗破廠內

一切的顛覆及陰謀行動。若找不到這樣的證據，便索性捏造。布直科夫是這方面的專家。

不久之前，他的部下發現了一宗普通的盜竊案，似乎跟他們那高度隱秘的刺探工作扯不上關係。

在市郊一間車房內，人們發現了一批數量很大、又切好了的紙張。可是附近造紙廠的貨運清單內卻沒有這批貨物的紀錄。

布直科夫覺得不必爲此去查問工廠附近的人，他只是下令下屬日夜監視車房內的動態，任何進入車房、行近該批紙張的人都須記錄下來。

其實有人知道這些紙的來龍去脈——黑鬍子蘇法斯。他在那所紙品廠當貨車司機，故意把紙放在那裏，預備用來印製聖經及詩歌本。在蘇聯，擁有這些東西也屬違法，更遑論印刷了。由於聖經、詩歌本對地下基督徒來說是不可或缺的，他們設立了自己的印刷部，雖然十分簡陋，也勉強應付了這方面迫切的需要。此外，他們還冒著極大的危險，每月印製數以萬計的雜誌，發行到其他教會去。

蘇法斯負責向教會供應所需的紙



張。直至現在，他策劃的行動從沒敗露，但他知道，只要一個微小的失誤，整個計劃便徹底粉碎。心底裏，他常常害怕這一天的來臨；對一直以來沒出岔子，他感到極之幸運——或正如他對長老所說，這是出於 神的旨意。既然是為教會印製聖經， 神豈不助他們一把，讓他們取得這些紙張嗎？反正，再沒有其他的途徑了。對於一切沒有交代用途的訂單，政府一律懷疑背後有陰謀顛覆的動機。而且，地下教會根本沒有註冊，法律上便沒有地位取得任何紙張了。

蘇法斯也是他們跟其他教會聯繫的接頭人。憑著他的機智和那輛在日間走遍城鄉的貨車，他來去自如，卻沒被人識破，他還和其他教會保持重要的聯繫，供應他們所需的東西。過了不久，各教會間已建立起一個良好的溝通系統，一些跨地區的接觸也出現了。

蘇法斯一眼便能判定事情的好壞——當火還沒有出現，他已嗅到燃燒的味道。現在的情況也如此。他感覺這批放在一旁的紙出了岔子，便讓它們原封不動，放在那裏。雖然這批紙有很好的用途，黑鬍子卻不敢輕舉妄動。需要的時候，他的行動

可快如閃電，但他也具有約伯的忍耐。

☆☆☆

當柯樂夫知道官方批准那單引擎的飛機進入蘇聯，還下令邀請德國機械廠代表團到來進一步洽談時，他實在喜出望外。這個計劃對經濟部顯然十分重要，否則那飛行的要求——在那些官員看來頗為無稽——必不獲接納。現在他可以為狄斯丁帶來一個驚喜了，他總想不到得著這項榮譽吧！

柯樂夫對狄斯丁感到的親切感，是過於他願意承認的。私人感情從來就是禁忌；工作多年以來，他一向公私分明，從不讓自己跌進私人關係裏，即使是純屬社交或知識交流性質的，他都敬而遠之。

可是，現在他卻想破例，一想到那沉默寡言的狄斯丁，意外地接獲批准飛行通知時的模樣，柯樂夫便會心微笑。

簽過邀請信後，他還給狄斯丁寫上一些問候的說話，然後連同飛行證放在信封內。

代表團不久便會到訪。首要的任務是詳細商討合約的內容，如果雙方不能就重要的環節達成協議，他們便會先巡視將來

工廠所在的地盤。然後，柯樂夫安排了和蘇聯專家們進一步的會談；稍後，這些人便會接管工廠的管理工作。參觀同類的工廠和出席文化活動也是行程的一部分。一如既往，每一個細節，小如最後一次乘坐計程車，都已經過精心的策劃。

凡遇上這類型的經濟計劃，情報機關必定參與接待代表團的籌備工作。布直科夫的部門須要超時工作了。所有接觸代表團的人都經過篩選，又暗地裏受到監視——這項工程絕不簡單。柯樂夫又建議開放紙品廠給代表團參觀，如是者情報機關便要監視廠內所有員工的行動。還有那批來歷不明的紙張仍未弄個水落石出，刺探的工作就更形複雜了。

☆ ☆ ☆

好一段時間了，蘇法斯感到工廠內的氣氛有點異樣。許多同事因著種種原因被管理階層召去問話。那批紙也著實叫他頭痛，以致他決定向『陌生人』求援。

這次可麻煩了，因為要找著『陌生人』絕不簡單，他的行藏極之隱秘。衆人對他唯一的認識是：只要辦得到，他都願意幫助那些受到迫害的人。大家稱他『陌

生人』，因為他向來只在暗中作指示，卻從沒有公開露面。沒有人曉得他真正的名字。對所有人而言，他是百分百的陌生人；就是那些在某時某地和他有過一面之緣的人也不例外。雖然蘇法斯擅於交朋結友，也不能和『陌生人』發展密切的關係。

有一次跟『陌生人』會面時，在那冷漠的眼神背後他感到對方襄助的誠意，是一種觸動人心的柔情，使他深受感動。可是他在『陌生人』面前總感到不自在。直到這個隱士般的人物多次幫助他渡過危困時，他才由羞怯慢慢變為滿心的感謝和尊敬。

要聯絡『陌生人』，就先要相約他的妻子；辦法就是找著那位教士——亞歷山大，他是莫斯科地下教會運動的核心人物。阿歷山大在城北牧養教會，教堂有一半已坍塌了；這使蘇法斯想起自己那些受苦的肢體。

沒有人能想像這個教士可以起甚麼作用。他看似一個老朽的聖者，在那褶縐的臉孔上，只有一雙眼睛仍閃著生機。它們像針般穿透黑鬍子的表情；一剎那過後，他又不經意的往前看。

「請告訴我，下一回的崇拜何時舉

行？」蘇法斯問道：「指晚堂的崇拜。」他補充說，同時感到老教士百般的不願回答。蘇法斯說的其實是暗語。

「明晚。」老教士輕輕的回答，兩片嘴唇喃喃地吐出兩個字。然後匆匆的返回教堂裏去。

蘇法斯心中有數了。明晚他在會衆中便可找著『陌生人』的妻子。老教士在此之前準會通知她依時出現。

躬身進入教堂後面那細小的房間後，蘇法斯在昏暗的燈光中無法看清會衆的臉孔。簡陋的祭壇上吊著一盞燈，散發著柔弱微黃的光。適應了這光線之後，他看見在最後的一排有一張臉孔朝他望；他認出她是納塔莎了。在她那雙清澈的眼睛裏，美麗與善良在競逐；當她和蘇法斯四目交投片刻後，她的目光又轉向祭壇了。

蘇法斯坐在納塔莎旁，安靜地等候片兒。雖然並不矚目，他直覺地感到納塔莎是一個很有份量、處變不驚、往往又能化險為夷的人。相對蘇法斯那事事小心的作風，納塔莎就顯出令人驚訝的自在和隨意了。照理這種毫無羈心的性格應為她帶來不少的麻煩，卻往往意外地產生良好的效果。她對別人所產生的影響力也叫人費

解，因為她常常顯得笨手笨腳，又帶點驚惶失措；人們總喜歡說她擁有一顆敬虔的心靈——多少也帶點隱惡揚善的意味。正因如此，沒有人會加添她的責任或向她作出額外的要求——但每隔不久，她就成就一些事情叫眾人都感到驚訝。

「我要儘快見見『陌生人』。」蘇法斯突然說。他已習慣不去提問關於個人的問題，特別關乎她丈夫的，免得有人在旁偷聽。

她點點頭，和從前一般的說：「讓我問他。」然後，語帶關切地問：「科夫蘭高回來了嗎？」

「他上星期日回來了。」蘇法斯輕聲道。「我們希望他儘快離開這個國家。其實我們想『陌生人』協助的是關乎紙品廠的事情。告訴他情況很危急，他們在計劃一些事情，我覺得異乎尋常。」

「他會聯絡你了。代我問候科夫蘭高。」納塔莎站起來，低著頭，行到台前燃起一支蠟燭。蘇法斯起來，悄悄的離開。

兩天後，他當面見著『陌生人』。他向他訴說有關紙品的憂慮，又告訴他會眾的計劃。

「不用擔憂那批紙張，我會跟進。只管等候，到安全的時候，我便通知你們開始搬運。至於科夫蘭高，我也不敢說能否協助把他運出這個國家。這個計劃要成功，就必須有周詳的安排。務必保守秘密，讓我看看應怎樣做。」匆匆握手後，就打發蘇法斯離開了。

他很放心，事情已交付最合適的人了。當務之急是那批紙張，總得做點甚麼了。工廠內的控制和檢查明顯加強了，到處都見陌生的臉孔。積存多年的問題也許都要連根拔起了。

廠內的工人也忐忑不安，終日活在不明的恐懼中。



狄斯丁正趕赴董事會的會議，他已遲了少許。在通往會議室的寬闊走廊上，他幾乎撞倒從升降機出來捧著滿盤咖啡的女服務員。眼見他幾乎撞個正著，然後在跌跌撞撞之間又站穩了，服務員頑皮地笑了。

狄斯丁奇怪地打量著這個瘦削的女子。「你是新來的嗎？」他猜疑著：「拿著這些杯子往哪裏去？」

「往會議室去。」她說時還行了屈膝禮。狄斯丁指示了正確的方向，然後匆匆的拐了彎到了他要去的——那兒，鄂茨博士正在等他。

「他們到齊了，全在等你。」鄂茨博士邊說邊催他進那道開啓了的門。然後他向正從大堂走來的服務員示意：「過這邊來，他們在等你的咖啡。」當她遞上咖啡時，董事們已開始討論即將出訪蘇聯的事情了。

他們決定派出一個五人代表團。由於討論的事項主要牽涉計劃的財務安排，而政府又同意支持有關交易，他們決定委派工廠的商務經理及一名政府官員為代表團領隊。另外，一名諳熟工廠運作的建築師會隨團出發，負責建築的事宜。狄斯丁就全權處理技術方面的問題。最後，代表團還包括一名傳譯員，也是由政府提供的。

有關計劃的融資安排部份來自政府借貸，部份來自工廠資金，餘下的就是蘇聯政府的擔保。這樣事情就來得頗複雜。難怪素來對錢銀轆轤不感興趣的狄斯丁漸漸心不在焉了。他幻想自己已到了蘇聯，在那建築地盤上進行最初步的勘探工



程，又想像那些跟自己合作的人的模樣和日後可能遇上的問題，然後，他的思緒又飄到那廣闊的草原上——那心儀已久的景色。一想到能在這片神秘的土地上翱翔，他就加倍雀躍，因為這必定能給那不安於平淡的心靈帶來新的體驗和刺激。

「狄斯丁，看來我們還欠缺有關機器方面的資料。」銷售部主管的聲音把狄斯丁從沉思中驚醒過來。噢，原來他把資料留在辦公室裏！

「鄂茨博士，可否給我取來這些東西？」他轉向那正在候命的助手。鄂茨即便起來，離開了房間。狄斯丁利用這個空檔向大家解釋新廠約需二百萬鎊購置新的機器——也許要更多。「要裝備一所全自動化的工廠，我們決不可斤斤計較。」

鄂茨博士回來時，狄斯丁感到有些異樣，但他一邊接過檔案，一邊繼續說話。鄂茨博士坐下來，在紙上畫了點甚麼，交給狄斯丁：「宏治有些重要的事跟你說。他在我的辦公室等你。」

狄斯丁說要失陪一會後，便跟鄂茨進了那在會議室隔鄰的辦公室。宏治站在窗前，手上拿著一件細小的東西。

「我在地窖發現這個。」他說，遞上

一個鋁質的小囊。「從前日本客人用微型相機拍照時，我便見過這東西。那些微型機的菲林全都藏在這種鋁製小囊內。我還記得那時候這些東西遍佈工廠。」

狄斯丁把這東西在兩隻手指間轉來轉去。「你認為這東西事關重大嗎？」

「你以為這東西跑進地窖來，還有其他的原因嗎？」他常常把房間打掃得乾淨，因為他日常接觸的往往是極容易丟掉的細小零件。「肯定有人進過地窖，那是清楚不過。他們還拍了照，雖然聽來頗難以置信。」

沒有人駁斥宏治的觀點，他們無法否認宏治所說的一切。沒有充份的理由，宏治絕不會貿然作出如此的結論。「我還沒有仔細檢查過，因為我想第一時間通知你。我曾詳細看過通往地窖的門，卻見不到任何爆破的跡象——一點也沒有。」

狄斯丁想了一會。「有沒有可可靠的守衛？」

「我打算在這兒架起床來，可能會發現些甚麼。也可以找人來代我。」

「暫時來說，這是最佳的辦法。」鄂茨博士說。「幸好沒有草圖留在那裏。如果真的有對那部機器感興趣，他們極其

量也只能攝下那半完成的製品。」

「那是甚麼意思：『如果真的有有人對那部機器感興趣？』」宏治露出不悅的神色。「我說確有人進過地窖，難道你不相信嗎？」

狄斯丁打岔了，答應宏治會議後即到地窖看過究竟。然後他和鄂茨匆匆的返回會議室。

☆☆☆

事件令狄斯丁頗為頭痛。正當他準備出訪蘇聯之際，困擾他的問題接踵而至。誰人對這新產品感興趣呢？至關重要的是：這類秘密的資料是如何洩漏出去的呢？他沒想到會與情報工作扯上關係。或許總有某些原因人們對它感興趣吧！這段期間，他暗地裏安排監視整座大廈。至少確保在他離開德國期間，一切事情仍在控制之中。

在此之前，他曾邀請宏治陪同他出訪蘇聯，雖然發生了不尋常的事故，他仍堅持原來的決定。他想旅程中也許有用得著這個飛行工程人員的時候。再者，讓宏治看看初步決定安放機器的地點也未嘗不好。那會對他日後在工廠裏監督裝嵌工程

帶來便利。

代表團的其他成員拒絕了狄斯丁的飛行邀請。他也樂於接受他們的決定，那他可更自由地享受飛行的旅程和地面的風光。他俯身看飛行圖，用手指劃出飛行路線——越過瑞典、芬蘭南部、列寧格勒，然後抵達莫斯科。每量度好兩點之間的距離後，便記在正式的記錄表上。他又記下將要經過的無線電航標、飛行路線及每段路程所需的時間。有了這些資料後，他便掌握全程的梗概，可以更容易、更迅速地為旅程作安排了。

在國際航運上，有關飛行所需及抵達時間的估計十分重要。他相信蘇聯當局想要準確的數據。他的行程不能遺下懸而未決的問題。旅程共需六小時，分兩段各三小時的行程；因此他必須為燃油使用量及機械維修方面作詳細的安排。

在臨走前的那一夜，狄斯丁在家裏搜集那些莫斯科會談時要用到的文件，然後又整理所有的地圖和圖表。當他試圖從電話桌裏拿出圖表套時，他發現有東西在卡著。他沒好氣地按下圖表套，慢慢地將它移出抽屜來。然後他伸手進去到處摸摸，發現一個火柴盆一般大小的東西，牢牢的

貼在抽屜的頂部。

好奇心大作下，他拿了刀子，用點力把那東西撬鬆，然後用手拿出來；仔細檢查下，他發現其中一面有許多刺針般的孔。他用螺絲批鬆開一顆肉眼可見的螺絲釘，然後拿出一塊金屬片來。他凝視那錫製小盒子內的零件，顯得極之驚訝——是一個微型錄音機。他想起他在新印刷機裏所用的類似裝置，只是較這個大些吧！

他漸漸才意會這個發現的含意。在書房內找到一個錄音機！怎可能有這種事情？

「多拉！」他迫切地喊著。

「老天呀，輕聲點吧！孩子已睡了。」他的妻子匆匆的沿樓梯下來。「如果你仍想今晚一同外出，你得輕聲點。」

正當他想開口問甚麼人到過書房，他便醒悟過來。當他不在時，多拉總感到有點不安；所以向她隱瞞所發生的事，相信會對她好些。他壓抑自己的情緒，隨便地問：「這幾天有人來過嗎——我指公司的人——給我帶來甚麼的？」

「公司的人？沒有，我肯定沒有人來過。」

「嗯。」他往下望，陷入片刻的沉思

中。「我要給鄂茨搖個電話，簡單說幾句。你準備一下，待一會我們出去好好吃一頓。」她走後，他致電他的助手，告訴他明天起飛前有要事商討，著他明天早上到機場一會。

狄斯丁懷著複雜的心情和太太到外用膳。他習慣了在出差前為妻子作點特別的安排，也著實想好好享受這些離別前的時光。但這回他實在難以開懷。他的妻子發現他心不在焉。她談到孩子的事，尤其最幼小的一個近期的頑皮事、又說到逛街購物、鄰居和不久之後的晚宴邀請。當多拉絮絮滔滔的說得眉飛色舞時，狄斯丁卻無動於衷，與從前十分不同，因他素來很享受聽她說話。

錄音機的事壓在心頭總是揮之不去。會和工廠發生的事有關嗎？直覺裏，他感到事情和最近的計劃有關，更不能排除跟蘇聯的合作扯上關係。整件事變得越來越神秘，跡近怪異。他感到有點憤怒。

「你其實沒有用心聽我說話。」多拉埋怨著。既擔心，又生氣，她把手放在馬克的手臂上。「還有數小時相聚，之後幾星期大家又不見了，應該把一切公事拋諸腦後。」她抖擻起來，繼續扮演其賢妻的

角色。「明天你的旅程一定十分疲累，今晚不要睡得晚。現在你已累了，倒不如回家休息吧！其實我也累得要命。」

馬克頓時有如釋重負之感，很感謝多拉的體諒。心裏想，沒有多少人擁有多拉的觸覺，她能在一些特別的時候曉得人們真正的需要。

這次，多拉的歡愉是裝出來的。她知道一定出了甚麼亂子，她從沒見過馬克這般沮喪。對這次蘇聯之行，她感到憂心，決定這幾天要找鄂茨博士來問一問。



第二天早上，狄斯丁爬進了機倉，便立即感到自己不在狀態。他整晚輾轉反側，反覆思索這兩宗事件的含意，又籌算應付的方法。每樁事情都來得突然，時間又那樣緊迫。他唯一可做的是向鄂茨解釋一切，囑咐他聯絡一名在國防部工作的朋友，尋求協助。此外，他著鄂茨在他離開的日子裏安排一名便衣護衛在他屋前把守。想到他離去後可能發生的事情，狄斯丁便毛骨悚然。每件事情好像衝著他而來，最少是衝著他的發明而來的。無論怎樣，好好安頓了家人後，他的內心也寬慰

了一點。

馬克替飛機進行最後的檢查時，宏治忙於搬運行李。馬克已呈交了飛行計劃，二十五分鐘後他們便要起飛。將薩斯娜駛到起飛點時，馬克舉起手向站在停機坪邊的多拉和鄂茨說再見。拉盡了手掣，馬克沿著跑道行駛，然後飛機在不知不覺中上升，進到和風裏去；馬克知道他攜帶的重量，不足飛機可乘載之重量的三分之一。他輕易地開到三千呎的高空，然後聯絡控制塔。三分鐘後終於傳來回覆，他這才作出首次的無線電對話：「丹美於八時四十分起飛，高度為三千呎，位置在查爾南部五公哩。按儀錶顯示正飛往斯德哥爾摩。請清理航道。」

來自小型機場的飛機算是稀客，所以特別受到雷達控制塔的歡迎。他要稍等候控制塔的指示，他耐心地等。「爬至七十度的飛行高空，向無線電航標——雅伯——報告。」當他到達上述高度時，他減慢了引擎的轉數，又把三百馬力的引擎壓力減低至二百海里的飛行速度，並穩定下來。距離下次通訊還有二十五分鐘，有充份時間收聽氣象報告。

雖然馬克大多按儀錶板指示飛行，但



駕駛這種小型單引擎飛機時，機師必須經常取得最新的天氣消息。雲層裏的惡劣天氣或結冰現象足以帶來災難性後果，故此，他希望能掌握最新的天氣資料。

他從超高頻道收到的最新報告大部份屬好消息。在七千呎高空有一團五百呎高的層雲；雲的底部下著微雨，在一萬八千呎高空有層雲；馬克穿梭在雲層之間，目睹延綿不斷的攝人景色。哥本哈根傳來消息，說在瑞典東岸一萬五千呎以下的高空有 6/8 層雲。

當飛機在皚皚白雲間穿梭之際，引擎就一直嗡嗡地響。馬克想起兒時的一個神話故事，說到進入天堂的人首先要越過萬里雲層，而且只有懂得密碼的人才得進入那道珍珠鑲嵌的大門。說不出的便要踏上歸途，重返人間。想起當時自己怎樣替故事中的旅者著急，恐怕他們忘了暗號被迫折返，馬克也不禁笑了。每次他飛越白雲時，從內心深處總會問：真的要一個密碼才能進天堂嗎？

他望了宏治一眼。他已在打瞌睡了。宏治深信有天堂，正如他相信有地獄一樣。有時，馬克這樣想，也許宏治真的掌握進天堂的密碼；狄斯丁甚至願意出錢把

這答案買回來。神準會覺得他很傻。宏治對些最艱澀的問題總有最直接的答案，特別是那些關乎神、天堂、地獄和死後的生命等問題。馬克越是成功，這些問題變得越重要。可是，最後他總會把這些問題置諸腦後，重拾一貫的看法：人要主宰自己的命運，解決人生問題並不在於神靈，乃在於人爲自己創造美好的生活。

他往左邊一看。透過雲層間的一個小缺口，他見到樹叢和一條蜿蜒的河流。他的思緒回到現實的世界去。他再次擔心起天氣來。上面的雲層越來越厚，又逐漸往下移動。在更高的上空，不同的雲可能匯合成積雨雲。氣溫十分和暖，這種帶來風暴的現象，連大型飛機的機師也望而生畏，因爲當中可能冰雹橫飛和捲起猛烈風暴。但此刻他不想顧慮這些。

他按動飛行掣板，又報告了飛機的高度及飛行時間，然後再看一遍斯德哥爾摩至莫斯科的路線。按行程計劃，一小時後他便抵達斯德哥爾摩。在那裏，他要爲飛機加油，然後儘快起飛，繼續餘下的行程。

他再次想起書房內發現錄音機的事。也許鄂茨已經召來警察，他們也找到

一些證據來。一定是那些蘇聯人因著興建新廠的事想更清楚馬克的底蘊；又或者有其他牽涉其中。令他摸不著頭腦的是：怎麼有人能在全不被察覺的情形下進入他的房子和工廠地窖呢？這個高度保密的計劃是如何洩露出去的呢？他肯定他沒有被出賣，那是毋庸置疑的。無論怎樣，這件事總要弄個水落石出。

馬克決定在逗留蘇聯期間要儘量找出真相，柯樂夫也許能起一點作用。

他看看那雙伸進奶白色天空裏的翼襟，見到它們如何隨著飛機自動轉變方向時忽上忽落。就在這時候，儀錶板顯示他已飛進了馬霧控制範圍。「……斯德哥爾摩控制塔，這是丹美，在馬霧範圍內飛行。高度在四十五至七十度間。」馬克說。斯德哥爾摩隔了一會兒才回答，給了降落的指示。「在斯德哥爾摩南部，在五十度的飛行高度開始降落。用 179.5 頻度向降落控制室匯報……」狄斯丁回覆收到了降落批准，隨即準備降落。

這時，宏治醒來了。他正在翻動那些原本放在兩座位之間背包內的降落圖，然後又調校無線電到正確頻道。從過往多次的飛行經驗，他們建立了良好的默契。雖

然宏治並不是機師，但他具備一名副機師應有的知識；在馬克的眼中，他絕對有能力獨自駕駛飛機，雖然宏治謙虛推說不可以。

無線電傳來了另一項指示。斯德哥爾摩著他們直接降落。這意味著他們不用在上空盤旋等待降落。數分鐘後，機場便在下面展現，再過一會，薩斯娜便會輕輕的觸到亞蘭大國際機場的混凝土跑道了。

下一段行程的目的地是莫斯科。一小時後，狄斯丁從跑道起飛時，飛機拐了一個急彎；他知道將要跨越波羅的海上空的風暴帶——一種他極不願意碰上的情況。但是他覺得不用在斯德哥爾摩等待天氣好轉，因為機場已給了他一百五十度的飛行高度。在這個高度，他自信可以克服雲內的惡劣天氣；假若消息不準確，他可在風暴的上端越過，相信情況仍可以控制。

在當地時間下午一時三十分，他離開瑞典東岸，往芬蘭飛去。他估計需要一個半小時才到達蘇聯海岸，那裏等待著他的仍是惡劣的天氣。之後，他還餘下三分之二的行程，兩小時內便可抵達終點。一切順利的話，油缸內還餘下可供飛行一小時二十分鐘的燃油。

## 飛越邊境

飛機飛行至一百五十度高空時，他們已位於波羅的海的上空。視野十分清晰，令人難以想像前面有惡劣的天氣。那些輪船和浪花仍然顯而易見。可是，馬克曉得，清晰的視野正是將要越過大風暴的前哨。

宏治在機倉裏異常忙碌，在後面攀爬，把放在兩個座位之間的旅行袋和裝備搬了過來。迎接這種風暴，必須萬般小心，不能輕率。馬克從他的旅行袋裏找來一幅大地圖。在仍看見陸地時記下自己的位置，有助他們在危急之際扭轉局面。他希望能在飛進那厚厚雲層前抵達蘇聯海岸。

不久，風暴就展現在前面。一大團污黑的棉絮覆蓋大地。從外邊看去，一切都很平靜。可是他們進去後，小小的飛機像受了驚般開始震動。它在雲層中顛簸，一直發出古怪的叫聲，直到突然被一陣狂風抽上高空。這個遊戲維持了二十分鐘，飛機在狂亂的風中搖擺不定，馬克的雙手緊緊握著吐盤。當他們到達了下一個控制中心時，他要求新的飛行高度：「請求批准飛行高度一百七十度。」要求獲接納。瞄了氧氣錶一眼，他知道仍有足夠的氣體供

應。沒多久，他們感到風暴逐漸止息。周遭的氣流像是靜止下來，顯示他們正越過雲層的頂部。溫度跌至冰點以下，他們要準備迎接冰雹。

馬克檢查飛機各部份，察看有否受嚴寒天氣損害。機翼的前半部蓋了一層薄霧，像是給人在上面呼了氣一般。螺旋槳的問題就不容易察覺，但不久，他們發現引擎的活動稍為緩慢了，連機尾也給霜雪遮蓋著。

現在開動除霜器就不管用了，因為冰雪太薄，暫不能清除，反會加厚。同時，飛機會失掉它的靈活性。

速度計的指針顯示速度不斷下降，他們也感到飛機飛得慢了。霜雪的效應逐漸可見，方向舵轉得出奇的慢。雪越積越多，飛機變得危險，又慢又重。事不容遲，須立即按動除霜器了。飛機突然震動，顯示雪已給除掉了。看見速度回復正常，馬克才鬆了一口氣。可是，他們仍然處於風暴區域，飛機仍然在雲中搖擺不定。

他現在已聯絡蘇聯方面的飛行控制中心。如他所料，溝通的情況差極，帶有蘇聯口音的英語難以明白，特別是透過無線電傳來的。他們要猜對方說了甚麼，但

經驗老到的狄斯丁堅定地熬下去。

忽然，飛機浮了起來，活像水面上的一葉輕舟，四周漆黑一片。宏治著了燈，凝視那令人害怕的黑暗——那絕不是好兆頭。很明顯，他們正邁向風暴的中心。爲甚麼地面控制中心沒有指示更改飛行路線？他們必定能從雷達確定風暴的位置，也知道飛機將要和風暴碰個正著。

「丹美，丹美……」轉訊員在黯然的寂靜中不停的召喚。「改變飛行高度至一百八十度，要立即……」

「可真是不遲不早。」馬克咕嚕著，駕著飛機朝南面彎去。然後，他們感到風暴的力量從後面襲來，吹得飛機不停地搖動，就像三月風裏的一片葉。當他們在升降的氣流中顛簸，又被衝擊得前仆後仰之際，高度測量器像瘋了地狂轉。那雙機翼也快要從那不堪一擊的飛機上掉下來了。

馬克全神貫注地駕駛，儀錶板卻在他眼前跳躍。有時，他也分不清上和下，爲了避免不停按動各種裝置，他要使出渾身解數。無線電聯絡已不管用，他也沒有空出來的手，他只可盡量維持飛行的狀態。

宏治坐在右邊，雖然已繫了安全帶，

還是牢牢的抓著椅子，不發一言。他生平從沒遇上這樣的風暴，使他感到安慰的是狄斯丁是一名經驗豐富的機師，能夠應付最惡劣的處境。可是真正使他安然面對險境的能耐卻來自內心深處。他對神有超凡的信心，這信心永不失落，並給他勇氣面對那不為人知的命運。在他裏面，沒有懼怕，從來也沒有人敢取笑他那稚子般的信心。

狄斯丁知道宏治不止一次靠著這股內在的力量渡過險境。此刻，面對風的吞噬，他也因這名技師心內的平安得著力量，也舒緩了那沉鬱的機倉內緊張的空氣。他喜歡跟這老人在一起。

慢慢地，風暴的勁度減弱了，改變航道的決定要是來晚一點也不行。他們飛進了較平靜的區域，雲霧逐漸消散，偶然也見到下面的陸地。列寧格勒的雷達控制中心不久給了他們八十度的航道；並批准保持此高度至終點。這個風暴耗了他們大半個小時。距離降落莫斯科還有一小時。

進入這個大國的首都之際，馬克越覺興奮和詫異。蘇聯的景色已十分吸引，更有甚者，是當地的人民，叫他更覺稀奇。透過無線電，他和他們有了初步接觸。不



知怎的，他像返回昔日的航空事業剛起步的日子。除了語言障礙外，要準確掌握對方的問題，也不容易。但是這類溝通的屏障完全可以靠人爲努力克服。馬克發現在接觸這種跟西歐人生活習慣完全不同的民族時，這個方法十分湊效。這也是馬克喜歡參與這個計劃的原因。

飛機一著陸，他便遭到始料不及的禮待。他想了一會才恍然大悟。不是每天都有私人飛機，從西方而來，自天而降，落在莫斯科的機場上啊！

柯樂夫迎接了兩位訪客，送他們往酒店。他看來十分開心。「其他人四小時前已到達，你們的旅程愉快嗎？」

「除了天氣外，一切都好，謝謝。」馬克答道：「那風暴，想起來猶有餘悸，但其他東西都叫人驚喜。」

柯樂夫笑道：「不久，你便看見蘇聯也有極佳的天氣。」



當其他人正出席嚴肅的討論會時，宏治在幾乎空無一人的酒店大堂溜達。這天是星期六，直至星期日下午他沒有任何任務。在德國時，有人給了他一個可以聯繫

的朋友住址。他理當代為傳遞問候說話，送上一些包裹及打聽一下哪裏有德語崇拜。

已經有人叮囑他不要在酒店查問往朋友家的方法，要往其他地方小心打聽。譬如，可以向的士司機探問或索性獨自尋找，但千萬不要張揚。

他漫不經意地離開了酒店，裝作沒有特定行程的模樣。雙手插在褲袋裏，繞過那些泊在路旁的計程車；百分百肯定沒有人在監視或跟蹤，他才走到第一輛車，上了去，坐在司機旁，示意他開車。他這才舒了一口氣，挨住椅背坐著，沒說一句話。車子到了十字路口時，他在袋裏胡亂搜尋，找到了那張寫有地址的紙張，遞了過去給司機看。司機點點頭表示明白。他們經過了寬闊的大道和許多交匯點，到了市郊；目的地就在這市郊內。

宏治嘗試分辨他們所經過的街道的名稱，他看著手上那用西爾字母寫下的地址，並往路標裏尋找相同的字型。由於不想在房子門口下車，所以當他看見適才轉入的林蔭大道名字跟手裏的相符，頓時喜出望外。

「停在這裏，謝謝。」他運用剛學會

的俄羅斯語說。司機刹停了車後，他付了錢便下車。看完手上的地址，他逕往那屋子去，又把地址給了來應門的老婦人看。他拿出信件和包裹，舉起來給她看。

「呀！你從德國來的。」他聽見她操不錯的斯華比因方言。沒待他回答，她已開了門，邀他進去。

宏治很高興終於和人說起德語，言談間，他知道屋內的年青人全都外出探訪去了，留下祖母獨自打理房子。他們是德裔人，雖然幾代居於蘇聯，仍保留自己的語言和風俗。宏治聽她講述蘇聯的情況。在這裏，德國人從沒有被真正的接納，他們要不斷克服種種困難。新的問題層出不窮。除了彼此團結外，唯一讓他們堅持下去的，是他們對德裔教會的忠誠。

在傾談中，宏治曉得翌日會有崇拜。婦人解釋這並非一般宗教活動，因為一切皆在隱蔽中進行。她告訴宏治蘇聯官方經常搗破並拘捕教會領袖，故此宏治必不可向人洩露半點關於崇拜的事宜。她的兒子當晚會回家，翌日在酒店附近接載他。

乘巴士回酒店的途中，宏治滿心歡喜，他高興自己完成了那些差事，更達成了他要在這裏參加崇拜的心願呢！

## 飛越邊境

☆☆☆

與俄羅斯方面的東道主作過冗長的討論後，狄斯丁和他的同僚到了莫斯科城一遊。最矚目的要算是紅場和克里姆林宮——那是一個莊嚴、巍峨的城堡，教堂和宮殿林立，全部蓋上金銀色的圓形屋頂。在行程中，他們偶然會停下來，駐足欣賞四周的景物。最後，看飽了，也累了，便返回酒店，剛好是晚飯時分。

狄斯丁躺在床上，不能入睡。腦裏縈繞的問題再度使他心緒不寧。雖然事業上的成就一浪接一浪，經濟充裕，婚姻又美滿，他卻感到不安，像有甚麼不完全似的。他到底欠缺了甚麼？和蘇聯合作的計劃——他親自統籌的計劃——逐漸成形，終必會使他在機械廠的事業更發光芒。可是，他仍然不快樂。在離家的日子裏，當感到點點孤單時，問題便開始湧進腦袋裏。真正的快樂是甚麼？財富、獨立、成就？這些他全有了，可是他仍然不滿足。

對日理萬機的狄斯丁來說，遠遊提供了良好的鬆弛機會，出外公幹也能煥發新的衝勁；可是一股內在的渴求使他心靈不安，歡娛褪色。很多時候，他會駕著私人飛機到荒遠之地，嘗試給這莫名的渴求尋

找答案；可是飛機剛抵達目的地，內心又湧出一股力量催促他，就這樣，他經常陷進無止境的追求裏。他不斷告訴自己，總有一天，他會知道他內心在渴求甚麼。或許，這片土地會給他答案……

他轉過身來，突然傳來叩門聲。「是宏治。只想告訴你我回來了。」

狄斯丁起來開門。「爲甚麼弄得這樣晚？到了哪裏去？」

「我往探訪一些德國友人的朋友。啊，他們邀我出席明天下午的崇拜。有興趣沒有？我想是很特別的東西，應該很有趣。」

狄斯丁想了一想便接受了。這是一個他忘卻煩惱的機會。

「不可向人談這事。」宏治叮囑他：「因爲這會給聚會帶來麻煩。」「是的。」狄斯丁答允守秘，然後向這個老人道了晚安。過了不久，他便熟睡了。

翌日，他們給迂迴地領到城外一所古老的造磚場，德語崇拜就在那裏舉行。只有熟悉該地區的人才能找到這荒廢了的場地。一路上，宏治向他的朋友解釋舉行宗教活動的情況，任何認真的宗教活動，不管何種類型，幾乎全被禁止。再者，他

們屬小數族裔的德國人，更會受到諸般刁難。這個國家的領導人既信奉無神論，便將所有基督教活動貼上反革命標籤，尤其當這些活動不在政府的控制範圍內。」

抵步後，狄斯丁便肯定他並非來到甚麼反革命聚會。會眾全是純樸且帶點害羞的人，難有搞革命的能力。他們熱情地接待兩位新來的朋友，人人都爭相跟他們握手。這個孤立無援的群體看見從德國來的客人，開心不已，歡欣之情瀰漫整個會場。崇拜本身有別於狄斯丁從前見過的。幾名男子輪流站到講台後，翻開聖經，朗讀數節經文。各人按經文內容表達一些看法，那些言論對狄斯丁可謂十分陌生。似乎來自另一個世界的人正在他面前上演一齣戲，他被深深的打動，怎麼有人能在如此困難的環境閃耀出這般的信心？他們大都十分貧窮，受僱於粗重的行業，從他們的雙手、衣服及舉止便看得出來。儘管現實幾乎是毫無指望，他們看來是十分的快樂。難道他們已得著他一直想尋找的東西？

崇拜持續了接近三個小時，有講道和唱詩，然後又有小孩表演。人們不時自發的獻上祈禱。有些人哭了，但明顯不是因

爲傷心而落淚，那是喜樂的眼淚。耶穌的名字一而再的在禱告中出現，祂是世人的救主，拯救人們脫離一切罪惡，是那位將平安帶到地上的主。他們所唱的歌，狄斯丁懂得其中一首：「我向大能的愛發出禱告」。是的，把這群人牢牢吸引著的是真正的愛。他知道一些動人心弦的事情正在這裏發生。

看著宏治，馬克發現這個老人是屬他們的一份子，他擁有像他們的確據和信心。他希望自己能成爲他們的一員，同享他們的快樂。

當會衆在唱著詩歌的最後一節時，黑鬍子蘇法斯乘著無人看見時溜進了造磚場，目光在會衆身上橫掃一遍。他們要經常提高警覺，因爲外人或探子不時會不動聲色地混在會衆中。他立時看出兩個陌生的面孔；當周圍沒有人注意他時，他便退到附近的房間去。他在那裏等待教會的長老，他們會在崇拜完成後在那處召開簡短的會議。如果不是另有目的，他寧可不在這地方出現。可是，他現在要尋找可依靠的人，幫助他清理那批來自紙品廠的貨物。「陌生人」已告訴他清理紙張的時間，蘇法斯只希望一切能順利進行。

「那兩個陌生人是誰？」和長老們打招呼時，蘇法斯順帶問。

「他們是來自德國的朋友。」那負責從酒店接他們來的人答道：「他們是一個代表團的成員，負責在這裏興建工廠。」

「你們全都瘋了嗎？」蘇法斯輕輕地說：「這些人經常受到監視。如果在這事後你們也受到監視，不要以為希奇。」因為擔心搬運紙張的計劃受到牽連，他決定儘快離開造磚場。當他得到保證翌日傍晚有一些人會到來協助，並且會守秘密時，他便悄悄的離去，正如他悄悄的來。

狄斯丁和宏治一直站在那細小房間半掩門附近，無可避免地聽到對話的內容。雖然一切的安排對他們毫無意義，可是他們嗅到空氣裏緊張的氣息。他們怎知道不久之後，他們竟然戲劇化地捲入這些人的生命裏。

☆ ☆ ☆

如果有人相信蘇聯秘密警察對這些地下教會的工作毫不知情，他便是自欺。他們充份掌握現存的教會的情況，甚至熟識它們的刊物，雖然未必能確定這些印刷品從何而來。



托科夫少將統領的部門負責監控地下組織的活動。他正閱讀一份有違禁作品及出版日期的名單。按照內容可構成的危險程度，這些名字被歸入不同的類別。事實上，托科夫無法杜絕印製這些刊物，卻有很多方法限制它們廣泛發行。他清楚誰是發起人，要逮捕他們絕不困難。可是得到接受者的名單更爲重要。有了這份名單，他可以將那些地下政治及宗教敵對力量連根拔起。

很奇怪，托科夫的任務並不是要阻止這些資料流出國家。相反，倘若外界曉得蘇聯境內存著反對活動，對政府更爲有利。西方輿論會因而相信蘇聯的制度還不太壞，這又會冷卻自由世界人士誓要征服這個鐵幕國家的決心。因爲他們會想，縱然力量十分微薄，起碼那裏還有活躍的反對勢力。

所以，托科夫只會控制流出境外的反共書籍的數量。這個國家安全局的成員，就連他的上司也怕他三分，因爲他們知道他掌握不少最好的線人。所有反對他的人遲早會從人前消失，當然是不留痕跡的。

托科夫要讓資料流到西方國家也不是全無困難，邊防組織甚爲嚴密，要智勝

他的同僚殊非簡單。一方面，要裝作這些資料是偷運出境的；另一方面，若行動敗露，又要確保有關方面不會找上門來。這些由托科夫一手策劃的計中計極其複雜，他也藉此聯繫上一些黨的高級官員。對竭力向上爬的托科夫來說，這些關係往往推動到西方政府，使他有一定的權力能簽發護照及簽證。

放在托科夫面前並非一封關乎異見人士的普通信件。這是一份名單，上面有二百名被羈留的基督徒的名字，來自若干未經註冊的教會，還有相片、拘捕日期、羈留地點等資料；有些案例還有年齡及家庭狀況等詳情。

他要考慮的是應否讓這些資料洩漏到西方去。對他來說，這樣做的危險性很大，過去的經驗告訴他，西方國家的反應不會很強烈，雖然宗教團體或許會提出溫和的抗議，但托科夫已巧妙地分配人手，好讓事情不致引起過大的風波。而且，他知道這些資料可能會透過其他途徑洩露出去，那就更加危險了；他決定當機會臨到，他便把資料傳遞出去。

沒多久，他便擬好了計劃。得悉一個德國商人代表團正在莫斯科進行訪問，他

便立即聯絡了經貿部官員。「柯樂夫同志，聽說你負責接待一個德國來的代表團。不知他們到達了沒有？」

「到了。是昨天到的。少將，那和你有甚麼關係呢？」

「噢，是常規性的工作而已。我們可以派一個人加入遊覽莫斯科嗎？我們不會引起別人注意的，儘管放心。」

「當然可以，但請注意我們接待的是一間非常重要的公司，不能容許任何的干擾。」柯樂夫厲聲地告訴少將，並對這深不可測的「老狐狸」要介入這事件感到莫名其妙。

「沒有問題，同志。一如以往，沒有人會發現我們的。」托科夫掛斷電話，暗裏慶幸這是一個受官方高度重視的代表團。這會省卻他不少麻煩。

☆☆☆

黑色轎車正駛向紙品廠，道路兩旁堆放了一排排的木材。蘇聯內所有的樹林好像已被砍個清光，好令遊人大開眼界。紙品廠的董事站在工廠門口等待客人光臨，托科夫的一名手下也在場。和那些監督技術員工的工程師一樣，他戴上了藍色

工程帽，充當了本來不屬他的職位。人們彼此握過手後，他逕往狄斯丁處，爲要得更多有關計劃的資料。在訪問進行期間，他常常像不在意的跟狄斯丁傾談，用上了間諜的百般技倆。他特別想知道這個機師抵達時接受過甚麼檢查及他的飛機存放在那裏。他鼓勵狄斯丁遇上任何技術問題時前往找他。

對這出乎意外的好意，狄斯丁自是感激，卻摸不著頭腦。這個表現友善的人爲何提出這麼多問題，他像衷心對德國的事情感興趣，又侃侃而談，省卻了俄羅斯人那份慣有的猜忌；狄斯丁不久便發現那是這國家特有的一種氣氛。他克服了素常的拘謹，把戒心丟在一旁，跟這個朋友天南地北地暢談起來。

於是，這個探子便取得所有資料，方便他把文件偷運上飛機，然後運出國外。唯一的考慮是如何避過機場保安的例行檢查；但相對托科夫的勢力而言，這問題算是微不足道。無論如何，這計劃要在起飛前數小時進行。

第一眼看去，紙品廠像一間管理完善的企業。可是，狄斯丁很快便看出這並非工廠的真象。廠房殘舊，按照西方國家的

標準，已沒多大用途了。當然，人們不應以同一標準來量度。這裏，勞工較便宜，對產品質素要求也較低。

在參觀期間，他偶爾停下來看工人們工作，卻遇上許多不同表情的面孔，有帶著好奇的、也有惶恐、極度猜疑的目光。在這種情況下，他自然地報以微笑，試圖把隔閡彌補。當他感覺到後面有人緊緊的看著他，便轉過身來，碰上了一個藍眼睛黑鬍子的男人，他正在裝卸紙張。他曾在哪裏見過這名黑鬍子？他到底是誰？

狄斯丁還沒來得及點頭招呼，蘇法斯轉身去搬另一盆紙了。他早便認出狄斯丁，要是有人發現他們並非第一次見面，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蘇法斯知道這名德國人架駛私人飛機到來；當下，黑鬍子盤算著一項新的計劃。何不安排科夫蘭高跟狄斯丁離開？反正，飛機毋須經過邊境檢查。如果能把科夫蘭高偷偷帶上飛機，機師又同意的話，這計劃便暢通無阻了。

蘇法斯絞盡腦汁，為求跟這名德國人接觸。突然，靈機一觸，他想到了。他從紙卷上撕下一片紙，在上面草草的寫著：  
「星期天，同樣的崇拜。來自教會的朋

友。」把紙張捏作一團，然後不動聲色尾隨那群訪客。他們已進到運輸中心裏去。當狄斯丁稍脫離人群站到一邊之際，蘇法斯把紙條往他手裏塞，若無其事的繼續前行，然後消失到另一房間裏去。

現在，他的命運全握在這外國人的手裏。如果他被這德國人出賣，姑勿論是出於錯誤或是存心的，他便完蛋。但蘇法斯知道機不可失，而且時間越來越緊迫了。

☆☆☆

回到酒店後，宏治苦苦思索這個來自黑鬍子的消息。「你在會衆中見過這人嗎？」狄斯丁剛進門口，他便問。

「記不清楚，但他肯定和那地方有關，否則他不會選擇那裏見面。」

「那可能是陷阱。或許上星期日有人見到我們，又想追查下去。」宏治開始擔心了。他想起那些用來掩飾聚會的特別措施，及主領聚會的人被擒後要面對的嚴刑。

「我較為相信是爲了一些很迫切的事，那人才被迫採取這行動。」狄斯丁答道，試圖扭轉這老人悲觀的想法。「他連我是誰也不知，卻較我們更願冒險。我們

要再去一趟，我開始對這事感興趣。」

到了星期天，那荒廢了的造磚廠再次坐無虛席；週復一週，這些人冒著被拘捕的危險，因為他們來自一所非法的德裔人教會，他們委身給基督，行使了信仰自由的權利，並與人分享他們的信仰，且常常要提高警覺。他們敬拜的是神，而不是那充滿暴力的政權。雖然他們全是勤奮負責的人民，卻遭到社會排斥。雖是這樣，從沒有任何事情可阻止他們遵行神的話和持守信仰。

在這個特別的星期天，數以百計的會眾來到崇拜——年長的與年青的，締造了一個有活力且分工合作的群體；雖然處於毫無指望的境況中，他們卻沒有流露半點的沮喪。狄斯丁早已在這群人中感到一股莫名的吸引力。不知怎地，在他們當中，他感覺他們從不放棄、堅決逆流而上的精神。他喜歡這群人奮力抵抗政府的強權的決心，雖然成功全屬無望。他們彼此間存著一種心靈的契合，提供了他們所需的力量。

有些人跟這兩名訪客招呼。許多人已事先知道他們到來的原因，也高興能接觸來自祖國的人。

蘇法斯擠過人群到狄斯丁面前。「朋友，願主與你同在！」那低沉的聲音經過了鬍子而出，他伸出有力的手，緊緊與狄斯丁握著。四目交投，凝視片刻，彼此作了承諾。事情就這樣決定了。這兩人之間沒有猜忌和不信。

蘇法斯拉著狄斯丁，越過人群，到了房間一個安靜的角落。「時候不多了。這是一項事關重大的事情，也許你注意到這教區發生的事情。自由敬拜受到壓制，因為教區的領導層有來自政府及軍方官員，他們監視所有活動，然後向上級匯報。這個國家根本相信無神論，信眾的增長極其困難；而且那不是我們追求的信仰生活。我們不是要違抗政府，我們只想在自己的信仰活動上享有自主權。我們更希望能肯定會眾內沒有臥底。」

「我們的身分自然異常危險。許多教會領袖被當局借故拘捕，帶上法庭後判以叛國罪。他們的刑罰往往是數年的牢獄生涯或監禁在集中營內。無數的長老遭到這樣的處置，把他們最好的年日耗在監獄內，受盡不人道的對待。基督的信仰不容我們使用武力，我們只好逃避或匿藏起來。」



「爲了改善目前的處境，我們準備告訴西方社會基督徒群體在這裏面臨的絕境及無數家庭破裂的悲劇。可是，相信你必知道，除非得到政府批准，沒有人可私自離開這國家。所以，我們需要閣下幫忙。」

「不論代價有多大，我們其中一人一定要逃往西方。我們沒有護照，也沒有出國批准，剩下的只是非法的途徑。因爲我在這裏見到你……」蘇法斯感到難以啓齒：「我意思是，既然你駕駛飛機不用經過邊境檢查，可否帶著我們一人跟你回去？」

既興奮又焦急，黑鬍子緊緊的盯著狄斯丁。狄斯丁如果稍爲了解他們的處境，他當樂意施以援手。但顧慮的神色教蘇法斯開始疑惑了。是他說得太多嗎？莫非他高估了這名外國朋友？

此刻，狄斯丁心亂如麻。是的，他曾想像自己幫助那些在困苦中的人。也問過自己可做些甚麼讓這群人得著他們渴求的自由。可是，一切只屬夢想——想是無妨的。當問題真正擺在面前時，他感到迷茫、害怕。他想斷然拒絕。計劃的風險大得不得了，這會危及公司與蘇聯的合作。

如果事件被揭發，他將如何面對柯樂夫？稍有差遲，便後患無窮。即使他們不解僱他，管理層必定將他從計劃抽調出來。這樣，他的事業就完蛋了。

他想起妻子多拉和孩子，他們也要受到牽連。然後想到書房的錄音機，有人已在監視他，也知道他的行蹤。是有人設計陷害他嗎？無數的問題在腦中激盪。然後，他聽見自己如在夢中說話：「好的，我帶你們的人走，其實我不知道該怎樣做，甚至不知是否可行，我儘管一試。」

蘇法斯臉上綻出了希望。他高興得想擁著狄斯丁，卻把這衝動按下了。至少，現在可開始部署一切。第一步是去找合適的人執行任務。

他自袋裏取出一張摺起的莫斯科機場草圖。「那人最好在飛機起飛前不久才上機。這是最可行的方法，雖然要不動聲色地把人送進機場大樓絕不容易。」

「唔……往飛機庫——其實很不安全，很容易被抓著。我們可否，舉例說，在機場一百里範圍內找到可供降落及接載的地方？」在飛進莫斯科的途中，狄斯丁見過許多荒廢田野及草原，他知道他的飛機能在這種崎嶇不平的地勢降落。

蘇法斯考慮了這建議。他沒有想過這可能性，因為他不清楚飛機的性能。「當然可以。」他答道：「在城西六十里有一個山谷。兩旁有廣闊平坦的草原，你可以輕易在那裏降落及接載我們的人，附近有一條村莊，不算太近，不會構成危險——約有八里之遙。我會把科夫蘭高帶到那裏。不遠之處，是我們經常舉行青年聚會的地方，所以我熟悉那環境，如同自己居住的區域。」

狄斯丁甚喜歡這個提議，至少可以計算到風險，不用顧慮到機場保安及例行檢查的問題。

「起飛後數分鐘我便可抵達會合地點，所有事情必須按計劃而行。要逆著風，站在農田的盡頭等待我。在那裏攤開一塊紅色或白色的布，讓我清楚看見。」他叫蘇法斯再次描述那地方，清晰的講述所有細節，特別記著在農田的盡頭，河流拐了彎，進了樹林。他答應蘇法斯會告知離去的日期和時間。

崇拜已經開始。忽然四周鴉雀無聲，所有目光集中在領會的人身上，他站在簡陋的講壇後，手持聖經。「奉父、子、聖靈的名求，阿們。我們的幫助從 神而

來，那造天地的神。」傳道人的說話響徹會場，會衆正全神貫注，突然一道強烈的喝令劃破了寂靜。

「所有人不許動！我們已包圍建築物！違命者即時槍斃！」三個士兵站在入口處，拿著機關槍指向人群。看出窗外，但見建築物周圍人影閃動，屋外的卡車刹停了，然後軍靴踏步聲響徹整個造磚場，彷彿磚場已遭徹底包圍。士兵的吶喊混在一片狗吠聲中。

看著這龍捲風般迅即掩至的行動，這群基督徒嚇得呆了。當士兵們轉往講壇去，他們才甦醒過來，像正溶化的雪，全流到會場中央那條較闊的通道去，堵截前往講壇的路。他們又團團圍著教會的領袖，保護他們，可是大局已定。面對強權，他們仿如等待被宰殺的羊群，毫無還抗之力。不消多久，這群敬拜者全被推上卡車。一次非法的宗教活動又遭揭發及搗破。

跟著發生的事情全無新意。許多這類的聚會就是這樣遭破壞，即使不怎樣隱秘的也難倖免。被捕的人都知道要面對無休止的聆訊，一切將以拘捕負責人告終。有時，這類行動也會隨便拘捕一些旁觀者，

拘禁他們——以收殺一儆百之效。狄斯丁和宏治也在被拘之列。當狄斯丁提出抗議時，士兵們更惡意地把他推撞拉扯。他試圖申辯自己只是一名遊客，但全無用處。他不再作無謂的掙扎，跟著宏治——那邊廂，宏治正默默地等待命運的安排。遲早，政府會知道拘捕這兩人的決定是錯的；狄斯丁將要他們提出解釋。

僥倖地，沒有人看見蘇法斯逃脫。他聽見士兵來的時候，想也不想便走了。在這方面，他是一個經驗豐富的老手，深知被捕的後果。在官員還沒到達會場前，他便跳進一個出口逃去了。論到智力，這些追捕者還不及他。在同一時候，留下來的人全部上了卡車，前往審訊的地方。

☆ ☆ ☆

星期日晚上，柯樂夫在等待狄斯丁，久候不見。他們相約前往戲院，又談好了在酒店大堂會合。柯樂夫等得不耐煩，暗暗稱奇，便召來了大堂看門的人：「打電話到狄斯丁房間找他。」

「我們今早看見狄斯丁先生出了去，還沒回來。」

「一個人？」

「不。宏治先生和他一起。他也未回來。」

柯樂夫望著他雙眼，問道：「知道他們往哪裏去嗎？」

這人說話聲音小得幾乎聽不見。「我們的人失去了他們的蹤影。唯一知道的是他們正前赴教會，那一間就不知道了。」

柯樂夫立即奔向電話間。對教會的情況他所知不多，但他知道誰能提供協助。

「托科夫同志，你知道我們最近有訪客來自德國。今早，他們其中兩人前赴教會，現在還沒回來。我很擔心他們的安全，今天晚上我們約好了見面，現在人還沒出現。」

「那負責跟蹤的人呢？」托科夫隨即問。

「就是這裏出了亂子，那人給丟在後面。我不想引起任何的醜聞。這些訪客在這裏享有貴賓待遇，我們一定要做點補救工作。我很想知道他們去了哪所教會！可以幫忙嗎？」

「我當然可以告訴你哪裏有教會，但那有甚麼用？或者他們已跟其他德國人接觸過。德國人有自己的宗教團體，但全屬非法。如果他們去的是這類的教會，便

## 飛越邊境

難怪他們要擺脫跟蹤的人了。」

「他們怎樣知道被跟蹤呢？他們總不會發覺有人要跟蹤他們。」

「或者教會內的人早已警告過他們提防被跟蹤。可能聚會完後有人邀他們往甚麼地方，便忘了你的約會。還是等到明早再算，到時他們該回來了。」

柯樂夫掛起了電話，若有所思。這並不是一樁好事，但托科夫也許是對的，還是等待到第二天再作打算。

☆ ☆ ☆

狄斯丁被掉進牢房，門闕在他背後牢牢栓上，一切如晴天霹靂。他未嘗失去自由，但在這種情況下遭褫奪自由對他極為不利。作為外國人，言語不通，又不能跟宏治說話，因為他顯然被關在另一個牢房內。全部人像群畜般被趕到法院大樓的地窖內，有人被關在一人的牢房內，其餘的就分批收押。他唯一知道的是還要等些時間才接受盤問。他可能是最後一個受審問的人，而他們會否相信他的說話也成疑問。

他唯一希望柯樂夫能取得他遭羈留的消息。最遲到了明天，柯樂夫便會發現

他們仍未返回酒店。可是他怎知道他們被帶往何處？誰會告訴他他們參加了一個非法的宗教聚會？誰會相信他們已身陷囹圄？會衆全給抓住了，行動本身看來也極為機密。沒有人知道所發生的事，連其他部門也不知情。那末，柯樂夫如何尋得他們呢？

他注意到蘇法斯突然在造磚場內失蹤，他到了哪裏呢？當局發現了逃亡計劃後將會如何？他想像得到，在這地方，即使要使蘇法斯這樣的人開口並不怎樣困難。

他突然想起他的兄長米克。數年前，情報機關為幹掉米克，竟殘暴地殺害了七十條性命？有甚麼可以阻止這些人再次犯下滔天罪行呢？兄長的遭遇是那麼真實，那麼接近。他清楚看到這些人如何無情地遭滅絕，人要自保卻是如此的無力。面對國家的強權，這群會衆何嘗不是打著一場必敗的仗。他們為那些微的成果，付上了何等沉重的代價。正感到無望、沮喪之際，隔壁卻傳來了柔揚的歌聲。「全能的神，我們歌頌祢名。主，我們讚美祢的大能。全地向祢屈膝，驚訝祢的作為。從起初，到如今，直至永遠。阿們。」



## 飛越邊境

狄斯丁如何能相信自己的耳朵。這些人正在坐牢，等待他們的是嚴苛的審訊，也許還有多年的刑期，可是他們卻唱著讚美的詩歌！不就是這位全能強大的神帶給他們這些磨難嗎？

這股神奇的能耐，這股敬虔是從何而來呢？心亂如麻的狄斯丁躺在那狹小的床，嘗試入睡。多拉知道他的遭遇後會怎樣呢？啞，還有孩子們！

☆☆☆

第二天早上柯樂夫到達酒店時，狄斯丁仍然杳無蹤影，他致電布直科夫，告訴他兩人失蹤的事情。

「今天舉行最後一輪的會談，關鍵人物卻不見了。狄斯丁絕不可能忘記這次約會。一定是出了事，我們該怎麼辦呢？相信你也知道托科夫介入了這事。起初，我想他可能和事件有關，昨晚便致電給他。他說兩人可能去了個德語崇拜，遲了回來。」

「甚麼？德語崇拜？昨天，有一個聚會被搗破。」

「搗破？那是甚麼意思？」

「我只收到消息，有人舉行非法聚

會；聚會被搗破，因為他們沒有得到批准。除此之外，我一概不知。與會的全是德裔人，這才教我想起這件事來。」

「起碼現在有了點線索，謝謝。」柯樂夫舒了一口氣。他匆匆上了車，往警局去。他不期望得到任何官方的資料，因為這些事情絕對保密。但他知道要是找對了人，也許能打聽到一點消息。

這時候，狄斯丁正在接受審查。警官向他上下打量後，用流利的德語聲色俱厲的怒吼：「難道你不知這是一個非法聚會？」

「不知。」狄斯丁回答，並試圖解釋自己的身分。

那警官打斷了他，譏誚他說：「你不知道舉行這些聚會要先得到批准嗎？你偷偷摸摸的去見甚麼人？」

「唉，請聽我……」

「收聲！叫你說你才說！」然後，警官很不屑地問：「名字？」

「狄斯丁。」

「年齡？」

「四十三。」

「出生地？」

「德國。」

「住在哪？」

「德國。」

「我問你的居所在哪。不要鑽空子。」

「我住在德國，只是暫時留在這裏。有，我會報告你的……」

還沒說完，狄斯丁臉上已吃了一拳。

「你好像忘了自己是在一個非法、反政府的聚會中被抓，並必須承擔後果。你在這地方只是小住數天還是住上千年，與我何干。我的職責是找出違反法律、危害國家的人。」

狄斯丁的臉變了鐵青，他生平未嘗遭人這般羞辱過，他的自制能力快要崩潰了。隨著心臟每一下的跳動，他的怒氣節節上騰，掩蓋了一切的理智。驀地，他抓住警官胸口處的制服，拖著他繞過凳子。

「誰批准你打一個外國人的臉？」狄斯丁怒不可歇。然後把這驚愕的警官往牆上摔，撞得他昏厥，一動不動倒在地上。狄斯丁喘不過氣，正蹲下看他時，門撞開了，兩個士兵闖進了房間。狄斯丁抬起膀臂自衛，卻昏了過去。

☆☆☆

## 飛越邊境

柯樂夫站在莫斯科監獄醫院內狄斯丁的床邊，對眼前的事物感到十分詫異。他花了不少工夫，費了不少唇舌才爭取到狄斯丁從牢房釋放出來，轉送去醫院。此刻，他凝望這個滿頭裹著繃帶的陌生人；狄斯丁回望他時，雙眼茫然，欲語無言，柯樂夫試圖打開話匣子。

「我實在不明白怎麼會發生這種事情！」

狄斯丁默然。

「爲甚麼不要求見我？或最少提我的名字也可以。更好的方法是事先知會我你們的安排。不幸地，我們的國家有很多規矩對你們來說是挺怪誕的。」

「規矩？」狄斯丁使勁地坐起來。「這些人給打得半死，這不是規矩，壓根兒是暴行。我實在不明白聰明如你怎會相信暴力能夠遏止反抗力量。一個政府能有這種純樸、勤勞的人民，夫復何求？你們不但不支持他們，還倒過來壓迫他們。親愛的柯樂夫，你們政權的核心可能腐化了。」累極，他躺下來。「在我身上發生的不打緊。我應當克制自己，等待你來。但那些基督徒——他們可以怎樣呢？他們要放棄那給他們活力和生存意志的信仰嗎？這

正是打擊人們鬥志的最佳辦法。」

柯樂夫坐在床邊。「政府的目的是不是虐待人民，而是要防止一個與資本主義密密相關的宗教蔓延開來。你知道不少不義之事也借基督教的幌子進行，時間不也是多番證明基督教國家也不能解決它們的問題，那管是信仰問題還是暴力行爲？爲甚麼不給那些非基督教國家機會，讓它們摸索自己的出路？」

「……然後犯同樣的錯誤？」狄斯丁衝口而出：「毒打、秘密拘禁是在中世紀時發生的。爲了這個，你們連俄國的沙王五世也殺了。可是，現在你們做的比這糟十倍。請不要混淆基督信仰和基督教政權。在歷史上，基督教政權曾多次犯下無可推諉的過錯，但你們共產政權的罪行更是罄竹難書。現在，有多少這樣的信徒身陷囹圄？你們的國家從前有很強烈的宗教色彩。但昨天的事情卻證明了數以百萬計的人在受折磨，噢！不！你們這樣做，不會得到人們支持……」

看見狄斯丁疲態畢露，柯樂夫也靜了一會。然後起來，說走了。

「待你康復過後，我會親自帶你回酒店，現在宏治先生可以隨時來探望你。最

## 飛越邊境

後一輪的會談要延遲數天才進行，好好的睡吧，把那些事情忘掉算了。想想我們的計劃——有許多功夫要做呢！」

離開病房時，柯樂夫有點惘然，狄斯丁的論點他全招架不住，他的信念也開始動搖。與柯樂夫的談話使狄斯丁疲憊不堪，在他入睡前，他告訴自己，答應蘇法斯把科夫蘭高偷運出境的決定是正確的。這些勇敢的人不應單單得到精神上的支持，即使這麼做會招惹更多更多的麻煩。



西維亞·史密斯坐在椅子上看著那批在過去三星期內，她在工廠內攝得的照片。作為飯堂的服務員，她那開朗、摯誠的態度給她打開不少的門路——除了那工作的門外，還有人際關係的門。她有權進入工場、工廠大堂、甚至設計室；哪有人想到這年青貌美的女子正從事非法的勾當。她友善地跟每一人打招呼，又能及時體察別人的需要，不用人們開聲，咖啡、三文治等一一奉上，分秒不差。

鄂茨博士是一個決定終身不娶的獨身漢，他漸漸也喜歡了她，一有機會便跟

她閒談。這個年輕的奇女子像有無窮的興趣，鄂茨也越來越喜愛回答她提出的諸般問題。

在努力耕耘下，西維亞的收成可謂碩果纍纍。除了一切有關機械裝配、設計、運算和文件的照片外，她的檔案還塞滿了所有公司產品和機器的資料、工廠營運的詳情和僱員家庭狀況等個人資料。狄斯丁的出差使得有關他的資料未盡完全，所以西維亞的任務還沒有完成。由於她安裝在狄斯丁家內的微型錄音機失靈，她不敢在工廠內向人查問有關狄斯丁的情況，她估計錄音機的事已被揭發。可是鄂茨博士越來越愛跟她說話，她想他可以給她提供有關狄斯丁——工廠的關鍵人物——其餘的資料。

她小心地把照片逐一放進牆紙上一個隱而不見的缺口內，自鳴得意地想，要搜出這批照片，絕不可能！然後，她進了洗手間。

今晚，她會和鄂茨博士晚膳。雖然她知道不克制自己的感情會危及任務，她卻喜愛跟鄂茨一起的時刻。那個冷靜、蓄著平頭裝、身軀瘦長的知識份子又何嘗不是有著相同的感覺。

「很高興能和你一起。」說時禮貌地伸出了手。「如果你不介意，我想去一所中國餐館，好嗎？」

「很好，很好。反正，外國菜較德國菜更合我胃口，而且東方的事物總有一種神秘的力量。」

「你很諳熟東方的事物？」

「不！不！」她急著說：「我只在書本及電影內見過。」其實，她曾經在遠東地區住過，說得一口流利日語，並曾被委派往日本專門刺探工業情報。可是，身為一個餐廳服務員，她不便談及這些。鄂茨早已認為這份工作不適合她，他想可能在生命中她有過一些挫折，還是少說為妙。他越來越被她吸引，覺得和她一起感覺很好。但是作為一個學者，鄂茨多年在家中與書為伴，少跟人交往，使得他不懂如何向她表達內心的感受。

這次對話並不如美麗的西維亞想像般成功。雙方都很享受這頓晚餐，還不自覺地互相凝望良久——第一次的約會本不應如此吧！各自在沉思——西維亞在構思那些看來無傷大雅的問題，鄂茨則想如何能令她多說自己的事情。鄂茨博士很少邀女伴共膳，所以顯得拘謹。說真的，他已



把她迎進了內心，還用多說，兩人在一起已是足夠。

「我見你常常和一個年紀較長的男人在一起，他是餐廳的常客。」這個間諜開腔探問了。「他離開了工廠嗎？」

「你說宏治嗎？他正和狄斯丁一起往外地工幹。不久便要回來——希望他們會帶來好消息。」鄂茨開始侃侃而談了。

「這次工幹對公司很重要。我們都很焦急要知道代表團洽談的結果，特別是和工廠有關的事情。工廠內所有的部門都出過力，爲此不知開了多少次會議。而且，我們很想狄斯丁快些回來。這裏實在少不得他，至於宏治，他可說是工人之父。」

「看來你對他們很有好感。」

「嗯！坦白說，我想是的。我們的相處挺融洽，還在……啊……不同的計劃中合作無間。」他幾乎溜口說出印刷機的事情，幸好他欲言又止的語調並沒有引起西維亞的懷疑。

「我很少在工廠範圍見到狄斯丁先生。」她隨意地補充說：「他看來真像一個舉足輕重的人物。噢！還是說一點你的事情吧！」她笑著說，又引發另類的話題，試圖掩飾她真正的興趣所在。她看得

出鄂茨慢慢失去了談話的興緻，要在這時候得到狄斯丁詳細的資料還是太早。

「我的生活可算是十分單調。讀完書和實習後，我成爲郭庭頓大學的教授。那份工作漸變得乏味，我便嘗試在工業方面碰運氣。至今多年了，我還是一樣的模樣。這就是我的故事了！能夠算算數、發展新產品、讀讀書、體味一下箇中道理，我已心滿意足；而且我在這裏交了不少好朋友，已經成了這兒的老古董，撬也撬不走了。」

「啊！我跟你完全不同。在一個地方住得太久，我便不耐煩，要換換環境。我忍受不了一成不變的生活。可能這是因爲我了無牽掛，除了自己外，不用照顧任何人吧！」她的聲音中透著一絲的幽怨，連鄂茨也聽得出來。他抓住機會追問下去。

「那你是喜歡爲別人而活了？」他焦急地等待她的答覆。

「嗯！一個人生活自有好處，但不能跟人分享感受和生命，總是有所欠缺。我想分享生命比獨自經歷加倍美麗，你以爲是嗎？」

「你說得對。」他邊想邊說：「我從前也常這樣想，爲人而活多好，能站在她

背後作隨時的幫助，共同尋索人生的方向。當然，分享生活是其中的元素，可是現在我覺得這樣的人生總有束縛。雖說不上受苦，卻總是爲人牽扯著。」因害怕失去一貫獨立的作風，鄂茨不敢全情投入。他不願意放棄自己的生活、興趣和喜好。

「一旦真愛出現，你便自然愛與人分享了。」她笑著回答。鄂茨彷彿看見西維亞的眼睛輕佻的眨了一下。可是她隨即把手輕按在鄂茨的手上，那溫馨和暖意便輕輕的闖進了他的心坎裏。

開車送西維亞回家途中，鄂茨想得出神，心底不斷泛起新的感覺。這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感受到的特殊束縛——一種要向另一個人敞開自己的衝動，一種他無以抗拒的吸引力。

那邊廂，西維亞罕有地遭受良心的譴責，眼見鄂茨對自己的愛慕越發加深，她知道事情的本質在急劇轉變。她到底是怎樣的人？她難道不可以真誠一點嗎？假裝喜歡別人，只爲套取資料，她真的覺得沒所謂嗎？爲甚麼要擠身於這詭詐、永不翻身的職業？她心裏隱隱作痛，爲了這個男人，她願意從頭再來……

驀然，她鄙視自己的脆弱，決定要把

一切思慮置諸腦後。她不是曾經愛過一個男人，那人卻摧毀她的一生，使美夢幻滅？她現在從事的工作既符合她的能力，又給她一份滿足感。鄂茨斷不能在她生命中扮演任何角色，他只是這場遊戲中的一員而已，她決定盡快完成這項任務，把資料交待後，便重新投入另一項新的任務——目的是要忘卻鄂茨。

☆ ☆ ☆

那是一塊小草原，四周的地形不詳。在出發赴這危機四伏的匯合點前，狄斯丁多麼想跟蘇法斯再見一面，可是，讓蘇法斯在酒店露面，必會危及整個計劃。細想這倉猝計劃中的每一步驟，狄斯丁察見多個足以敗事的漏洞。關鍵的時刻無疑是那未經申請的著陸，一經發現，對方定必立即採取行動，阻止一場顛覆國家的陰謀。在東方國家，飛機在邊界範圍被迫降落並不罕見，即使飛機只因偏離了航道，而不自覺翱翔於外國的領空上就變得不合法。

這項任務唯一的保障來自計劃本身的高度機密，此外，就是狄斯丁為飛行回國取得了特別批准——尤其在他與那些秘

密警察週旋過後。柯樂夫竭盡所能保護他，免再節外生枝。亦即是說，狄斯丁不能離開他的視線範圍。要不是柯樂夫在守護他，便是那些來自經濟部的官員把他團團圍著。對狄斯丁的各項要求，他們都不敢怠慢。狄斯丁儼如皇帝，他要到甚麼地方，都有人爲他打點一切。在莫斯科最後的數天，他沒有一刻鐘的自由。

是黑鬍子蘇法斯在安排一切。從造磚場逃出來後，布直科夫的爪牙還在忙於盤問和整肅那群會衆時，他和『陌生人』有過一次詳談。他策劃了坐德國飛機逃走的詳細計劃及徵詢了『陌生人』的意見。

「我們真的想跟機師再談一遍。」蘇法斯說：「可是這確實不可能，因爲經濟部官員經常伴隨左右。我們只簡略談過飛機著陸事宜，當他要確定著陸的田野時，一切就憑他的記憶了。那田野位於城西六十哩接近河流拐彎之處。按照計劃，飛機會在離開莫斯科三十分鐘後在那裏降落，把科夫蘭高接去。我們沒有地圖，我也記不得那在八哩以外的鄉村的名字。」

「我們不能給他一幅有詳細資料的地圖嗎？」

蘇法斯抓抓頭。「我想風險太大了，

就算我們能夠親自交給他，也一定有人在旁監視。那種情況下，狄斯丁可不知如何應付。」

「你說那人叫甚麼？」

「狄斯丁。怎麼？」

「依你看，他多少歲？」

「我想四十多吧！」

「你知道他的名字嗎？」

「據我記憶所及，在參觀紙品廠的訪客名單上，他將自己登記的名字簡稱為M。」蘇法斯驚訝『陌生人』有這一問，『陌生人』則轉過身去，在桌旁像坐立不安似的。沉默了好久，想得出神。突然，他像下定了決心，拿出一幅地圖，打開了。

「我會不動聲息地把這地圖交給他。」他直截了當的說：「對匯合的地點，我們一定要絕對清晰。此外，我們要確知起飛的時間，除非我們不計較成敗得失。呀！飛機降落時，我希望能夠在場。」

蘇法斯縐起眉頭。「你真的要在場？那不是有點不智嗎？如果發生了甚麼意外，而你又在場的話，他們一定會加倍懷疑，這樣對所有人都會帶來很壞的影響呀！」

## 飛越邊境

「我會計劃一切。我清楚知道自己可以做些甚麼，也知道我們該怎樣做。只要能保證抵達正確的地點，一切就順利了，沒有人比我更有把握。得到進一步的資料時，便會聯絡你。你須在兩小時內出發。我們分別駕車到匯合的地點。」

他們在河流轉彎和草原外劃上記號，又默默記著前赴目的地應走的路；然後就分了手。

蘇法斯從沒見過「陌生人」這樣不安，這件事好像使他傷透腦筋。不過，在這一刻，他必須要頭腦清醒。從前的任務不用他這般沉著、謹慎。可是沒有理由相信這趟會出亂子，他這樣安慰自己；然後出發去見科夫蘭高，告訴他計劃的詳情。一旦決定了起飛時間，這個老人便要儘快起行了。

☆ ☆ ☆

馬克在收拾行裝。他很想多留幾天，爲的是要延遲那即將來臨的航程。他的心煩亂不已，擔心著各樣的事情。在這時候退出似乎不可能了。他把自己的東西拋進行李箱內，頓感心慌意亂。他一而再幻想各種的可能性。如果莫斯科機場在他降落

時聯絡他，會怎麼樣？在一定的半徑範圍以內，他仍須跟莫斯科保持無線電通訊，而在一定的距離以內對方仍可在雷達上追蹤到他。他只能向上蒼祈求，那著陸點落在這範圍以外。能越快再度升空便越安全——他這樣想。

他打開了抽屜，取回那些屬於他的東西，他的腦袋沒有停止思索。無線電傳送器偶爾也會失靈呀，不會就派一部飛機從後追上吧！說到底要引擎出現故障，緊急降落不見得絕不可以吧——是嗎？如何確定那塊田是正確的，才是真正叫他擔心的事情。那裏有多少塊類似的田地呢？

叩門聲響起，是宏治，他也需要知道計劃的內容。這個向來樂觀開朗的男人彎著腰拾起一個從門縫溜進來的信封。

「又是你的信。」他說。

馬克小心檢視那信封，信封面上只有狄斯丁三個字。開了信封，裏面是一張地圖，上面有一個紅點的標記。很明顯，那是河流轉彎之處，是他們準備著陸的地點。地圖上還潦草地寫著幾個字：「請把起飛時間留在酒店房間內。」狄斯丁感到釋然，吹起口哨來，拍拍宏治的肩膊。

「宏治副機師，在蘇聯境內作緊急降



落，你認為可以嗎？」

宏治給嚇壞了。他用手指抵著咀示意他不要作聲，同時指著上面的天花板。狄斯丁是瘋了嗎？在酒店內說這種事情，就算是開玩笑也不可以啊！他應該知道房間內裝了竊聽器。

「我對這個想法不感興趣，這些事情不會發生在我們身上吧？我們從沒有試過緊急降落。」他嘗試糾正剛才的錯誤，幸好狄斯丁也即時明白他的意思。

「我說笑吧了，我們一定可以順順利利回家的。你的行李收拾好了沒有？我想在吃完早餐後出發。」

「我已準備妥當，隨時可以離開。我正是歸心似箭。」宏治離開房間時，馬克把地圖塞進飛行袋裏。他想，這個計劃可算是險中求勝。他可能會把這次蘇聯之行弄得一敗塗地。

吃過早餐，他們各自回房間取行李，馬克把一張寫上起飛時間的紙條輕輕放在床邊的椅上——十一時正。再沒有可做的事了，只能等待最後的倒數。結果如何，不久便有分曉。

一小時後，柯樂夫和他的同僚跟他們親切道別後，這兩名德國人終於爬進了駕

駛倉。宏治移開他們的裝備和用具，把檢查清單放在膝上，逐項讀出；馬克就負責檢查儀器、制動及安全裝置。「燃油...兩缸全滿...」時鐘指著十時四十分。他們已呈交飛行計劃，正在等待可以起飛的跑道。

作為一個龐大國家的首都機場，這機場的規模算小，跑道路線亦簡明而見。機場的工作人員經常保持高度的戒備，確保所有航機能順利升空。不久，他們收到訊息，待「亞化查理」起飛後，24號跑道便暢通無阻。在他們的前方，一架四引擎托波利夫揚起的塵土使視野一片模糊。他們也聽到控制塔和那架巨型航機的無線電對話；待這隻巨鳥隆然升空後，他們便收到飛行的確實指示。

「丹美，飛行目的地為斯德歌爾摩，24號跑道已清理妥當...南面無線電航標...VOR...POD...3號線...飛行高度40。在POD報告飛行情形，OVER。」

馬克把指示覆述了一遍，然後將飛機駛到跑道去，調撥電子方向儀到240度，把手掣推前。全速開動引擎後，飛機在跑道上直衝，數度躍跳之後，像離開湖面的水鳥般，一飛沖天。不久，飛機已升到莫

斯科那片灰白的天空裏。機上兩人交換了眼神，暫時鬆了一口氣。在他們後面，其中一張座位底下正埋藏著一袋屬於托科夫少將的機密文件。

宏治看看那標誌著降落地點的地圖，他們正往南飛。三號路線——那是指示的路線——將會引他們到匯合地點以北二十哩的地方。在偏離原來航道後他們還需七分鐘的航程才抵達著陸地點。在此之前，狄斯丁須向區域的控制中心波多斯克匯報，留下通訊頻道再向摩蘭斯克報告飛行情況。可是，馬克希望把聯絡摩蘭斯克的步驟延至飛機降落之後才進行。

現在，他們已飛越南面離境航標，朝著下一個航標 POD 進發。到達四千呎高空時，能見度屬普通。四周的白霧使他們不能清楚看見地面的東西，雖然下面那茂密的樹林仍然隱約可見。惟有留下離境的通訊頻道及越過波多斯克區域後，馬克才能從這個高度下降，尋找那塊用來著陸的田野。一旦找著，便要隨即降落那片草原，因為低飛盤旋不但費時，會引起附近居民的好奇。他決定沿著那條自東面流起的河流飛行，直達目的地。他盤算著，在作過第一次報告後便要立即朝東面去，並迅速

離開這個高度，尋找那條小河的蹤跡，沿著它到達和莫斯華會合之處。由此再逆流而上三公里，河流便拐一個彎，降落的地點就在這裏，他將要在草原上空盤旋兩次、監察地形，看看有沒有阻礙著陸的東西。

這時，超高頻儀器指針顯示他們到達了 VOR 波多斯克，馬克便報告了他的位置。一如所料，對方要求他更換頻度。「聯絡摩蘭斯克，選用 119.50 頻度。」通話器來了一陣別國的英語，叫馬克從心底發出一聲「謝謝老天爺」！他調較了新的頻度，卻沒有向摩蘭斯克報告；然後朝東面去，飛機開始以每分鐘二百呎的速度下降。不久，他們便能夠看見地面的東西。馬克把手掣往後拉，用以減低飛行的速度。馬克和宏治在那片土地上遍尋河流的蹤影。數分鐘後，他們已降至二千呎。飛得越低時，那些山脈河谷越顯得迫近。在一千呎的高度時，他們已清楚看見房屋和道路。

「就是那個！」宏治叫了起來。飛機降得更低，被山谷重重圍著。他們的右邊是一列的山丘，左邊是一條沿著河流修築的道路。飛機在山谷裏翱翔，像鳥兒垂下

翅膀，在蜿蜒曲折的藍色彩帶上飛行。

河流在前方匯合起來，肉眼可見清澈的溪水跟莫斯華那滿佈泥濘的水混爲一體。馬克把飛機猛然扭向右方，向著西南方，朝上游而去。過了六分鐘，地面那籠罩莫斯華山谷的霧影響了能見度，這些霧本來是大有作用的，有助他們隱藏起來，可是濃霧也增加了尋找草原的難度。

那高翼機在河心一百碼的上空緩緩地飛。兩人都全神貫注看著所經之處，尋找河流轉彎的位置。馬克那滲著汗的手拉停了掣動，把飛機的前端垂下，爲要看清楚下面的河岸。霧裏透出一列高高的白楊樹，在那排樹後，河流拐了彎，河水閃爍不定。他把飛機轉到右邊去——那裏正躺臥著一塊長而闊的草地——他們的著陸坪。

從空中下望，那像一塊軟綿綿的綠地毯。可是細心察看下，馬克看見一道籬笆橫跨其中，大大縮短了跑道的長度。著陸的唯一方法便是朝著長滿白楊樹的河岸去，可是順風著陸又會構成額外的危險。

飛機盤據草原的上空，馬克卻不見任何人或布。爲了看清楚那籬笆，他再一次向了右邊，然後方向一轉，飛機要著陸

了。放下了機翼，減慢了速度，馬克緩緩地嘗試著陸。順勢的風向把飛機推向那排忽然地大了的白楊樹，越是接近地面，那塊田就顯得越是細小。機的前端抬了起來，越過了籬笆，輪子終於到地面了。

馬克壓根兒不能控制這小小的機器。著陸的速度使飛機在崎嶇不平的土地上顛簸，直向河奔去。他立刻煞住掣，卻發現草濕了，飛機滑向一旁。馬克放鬆了煞掣器，緩緩的前行至一塊剛修剪好的草坪，在離白楊樹和河流數碼以外的地方停了下來。

「呀！」馬克舒了一口氣，剛才害怕飛機撞向樹木的恐懼也一掃而空。宏治扣好了襯衣的衣領扣，雙手在頭處向後撥，說：「最少這是起飛的至佳位置。」他諳熟飛行知識，明白順風飛行的危險；可是逆風而去，對他們沉重的負荷而言將是百上加斤。不過，現在仍未是考慮起飛的時候。看不見任何布做的標記，四周又空無一人。時間卻愈來愈少。

宏治下了機，舒展一下，並視察四方的環境。馬克仍舊坐在駕駛室內，緊張地在駕駛盤上拍打著手指。他們不可能在這裏停得太久。有任何陌生人出現時，爲了

自身的安全，他們便要離開。或許他們的行蹤已被當地居民看見或聽見，說不定他們正趕赴尋找這些不速之客的途中呢！

馬克再看了地圖一遍，以防他們去錯了地方，卻再次肯定這就是那商議好的地點。他決定再等十分鐘。再長的話便壞事了，他知道關掉通訊頻道太久，人們便開始尋找他們了。宏治繞著飛機來來回回，從外面打開了行李倉。

「還是先把一切準備好，待會我們要匆匆離去。」他說時仍和從前一樣充滿信心。「他們準會在數分鐘內到達。」

一輛車忽然在田的盡處出現，向著他們顛簸而來；車子在崎嶇的路上行走，顯得有點吃力。車後還有另一輛車，一定是他們了。

「謝謝老天爺。」馬克舒了一口氣——隨即他感到一陣疑惑。為甚麼有兩輛車？

「我們等一等，看誰走出來。」

「噢！說甚麼糊塗話。」宏治說：「還有誰呢？當然黑鬍子和科夫蘭高和他們的朋友。」

車子駛到飛機旁停下來，馬克的雙眼載滿希望。他不認識第一個下車的人——啊，不認識嗎？不可能……

「米克！」他喘著氣，蹣跚的從飛機爬出來，急忙得幾乎跌了下來。那失蹤已久的兄長站在他跟前，清清楚楚的看著他。兩兄弟凝視良久，互相擁抱起來。其餘的人站在四周，茫茫然不知所以。馬克確實驚訝不已，他退了一步，上下打量著他的哥哥，緊緊的握著他的肩膊，像無法相信眼前這個不認識的人就是親哥哥。米克矮他一個頭，個子小而瘦。他那輪廓分明的臉龐和鐵青色的眼睛散發著一股冷然的信心。

「聽過蘇法斯提說你的名字後，我有預感是你了。」

「但是，米克，到底發生了甚麼事？這些日子你在哪裏？為甚麼我們從沒聽聞你的消息？」

「你一下子問得太多了，我現在不能一一回答。話已說得太多，你們要繼續上路了。不要對任何人說——好了，你們都去吧！」轉過身來，對其他人說：「任何情況下都不要給我寫信。我自會聯絡你們。」

馬克雖然知道時候無多，但要別去他的兄長也委實太難。對馬克來說，米克彷彿從死裏活來一樣。這是一直以來他最深



切的渴想，終於成真了。此刻，百感交集，情緒也激動起來，他幾乎忘記了身負的危險任務。科夫蘭高卻把他帶回了現實。科夫蘭高牽著馬克的手臂，提醒他是時候走了。」

「你接受了一項非常艱巨的任務，現在只是開始吧了。我知道這刻要你離開十分困難，我們卻是非走不可。」

蘇法斯也來催促他們了，沒有人曉得他多麼受這個場面感動。兩兄弟擁抱話別之際，淚盈於睫。畢竟，世界是這樣的小，神的慈愛卻何其廣大——人所知道的又何等的渺小。

宏治早已把行李安放妥當。此刻唯一可做的便是登機，馬克懷著複雜的心情上了飛機。他開動了引擎，再情深的望了米克一眼，然後迎著風，在崎嶇的土地上顛簸跳躍，朝著籬笆那方而去。負載了額外重量的飛機及時起了飛，朝向原來的航道邁進，這段打岔出來的路程用了他們卅五分鐘。期間無線電通訊中斷了。

「丹美：這是摩蘭斯克控制中心，通訊頻道為 119.25。請回報。」

「丹美回覆。」

「報告你的位置及高度。」

馬克報告他在四千呎高空，位於波多斯克控制區域以西四十哩；事實上，馬克還未到達所說的高度。他預計二十分鐘後他將到達以上的位置，心底裏希望沒有人會發現他真正所在之處。

「丹美，怎麼了？我們和你失去了聯絡。有甚麼問題嗎？」

「一切無恙。只是通話器像是失靈。我跟你通話，你卻沒回覆。」爲了證明所言非虛，馬克故意說話時說漏一些音節，使對方無法清楚接收訊息。他們接納了這個解釋。

「丹美：在歷加航標上報告飛機位置。維持現時的高度。」

馬克覆述了指示，整個人往後傾，鬆了一口氣。現在他的呼吸暢順多了。下一回的報告是卅分鐘後的事情。

鬆弛下來的時候，一想到米克，一陣突然的喜悅便透過整個身子。能和長期失散了的兄長重逢，是完全意料之外，感覺不大真實，就像一覺醒來只殘餘一半記憶的夢境。他刻意的眨了眼睛數次，捏緊手上的掣動，好告訴自己，過去數星期的事情和引發這次短暫重逢的奇遇並非夢境。

## 飛越邊境

看著隔鄰的宏治，馬克驚覺自己活在現實中，坐在後面的科夫蘭高又明明的告訴他一切絕非虛幻。

是一個陽光普照的日子，在異地一條混濁的河流旁一塊青草原上，他失去了的哥哥像幽靈般顯現，擁抱了他。這個回憶教人震撼。

米克失蹤了的日子裏，究竟發生了甚麼事？他無從想像。米克的重現一如他的消失般撲朔迷離。他多麼想知道箇中的原委！重遇是那麼短暫，那麼虛幻。他不禁疑惑此生還會否得到米克的消息。

科夫蘭高很明白馬克此刻複雜的心情，輕輕的按住他的肩膀。「很多謝你為我們所做的事情。」他靜靜地說。此刻，他較馬克更能掌握事情的意義和價值。他也明白在正常的情況下，兩兄弟可以多耽一點時間，可是基於他——科夫蘭高——所肩負的特殊任務，這就變得不可能了。他深深知道馬克所承受的風險及作出了巨大的犧牲。

科夫蘭高默然不語。他感到需要為馬克祈禱；每逢他的心貼近人，念及他們人生的需要時，他便感到需要祈禱。長久以來，禱告已經成了這老人生活的一部份。

## 飛越邊境

在坐牢的漫長歲月裏，他不但學了幹活的方法，還學會祈禱。因著本身積極的想法，他仍能從西伯利亞勞改營內那些艱苦的日子中存活下來。他爲了信仰的原故被丟在勞改營裏，卻因著這信仰而活下來。任何認識他的人都感到，這個人無論表面上顯得如何衰殘無力，卻蘊藏一股深沉的屬靈力量。他的信心和把握來自 神，祂作事的原則並不靠機緣巧合，乃是按照祂的計劃和對人類施行的拯救。科夫蘭高深信 神的帶領，也甘願順服；他希望終有一天，馬克也明白過來。

這個時候，宏治也想著相同的事情。就在這天——一個扭轉命運的日子——在白雲之上，這兩個人爲馬克作了一次影響深遠的禱告。

☆☆☆

在撒斯娜還沒有越過德國邊界，還差很久才正式抵達前，西維亞·史密斯已經接了下一個任務：向德國傳媒供應一些敏感的資料。正在盤算該如何執行這工作時，鄂茨博士走進了餐廳，手上拿著一張紙。

「四小時後，他們便到達了。」說時

缺少了往常的安靜。

「你說誰？」西維亞問。

「還有誰？當然是狄斯丁和宏治了。你也知——他們到了蘇聯公幹嗎！」

「噢，是的。一切都順利吧？」

「我也是剛收到從斯德哥爾摩而來預計他們抵達的時間。我所知的就是這些。」

「那麼，你還有時間喝一杯愛爾蘭咖啡！」她笑著溜進了廚房。鄂茨去了餐廳的電話間，致電多拉告訴她這個好消息。

「過些時候，我會派一輛車來接你到機場...你當然開心了...那是自然的，我明白...稍後見...」

西維亞送來一杯熱咖啡和一杯威士忌。她把飲料放在他前面時，鄂茨睨著她。她真的十分有吸引力，她那頗為平凡的外表透發著一種特有的魅力。他想了很久要向她吐露心中的衷情，卻拿不出勇氣來。

熱咖啡溫暖了身子，也溶化了他的怯懦。「來，坐在我旁邊。反正現在沒有事做。」

西維亞拉了她的椅子到他旁邊。她得承認她正暗自高興。「你有空嗎？早幾天

你幾乎失了蹤。沒有到這裏來，一次也沒有。我以爲你患了傷風或是怎麼了。」

「你知嗎？」鄂茨說，他也沒有答她的問題。「這幾天，我老在想著我們的事情。這可能有些唐突，但我覺得需要表白對你的感情，我可不知你覺得我如何？」他覺得尷尬，但總算說了出來。也許愛爾蘭咖啡壯了膽子。

西維亞頓時啞口無言。她沒想過鄂茨竟這樣坦率，但同時，她有著一種很溫暖、滿足的感覺。說實在的，她知道她心底渴望這番話已久。縱使專業的訓練使她擅於收藏感情，鄂茨實在已佔據她的思想好些時候了。

西維亞像十分錯愕似的。「對你的感覺？我該如何說呢？」她顯得有點猶豫，鄂茨還是第一次見她這樣，但她很快便回復原有的鎮定。「你知道我是喜歡和你一塊兒的，和別人談話，總不如和你那樣投契。但我得承認我還沒讓自己投下更深的感情。」

「我已把感情投入了。我是不能自己的，因爲我揮不掉你在我心中的影子。希望你不要見怪，這些事還是開心見誠說清楚好的，是嗎？」

## 飛越邊境

「噢，當然了。我想坦白說出自己的感受是十分重要的。能直截了當總是好些，雖然……」她低聲的說，視線從鄂茨身上移走：「人們並不常常能這樣。」她抬起雙眼，跟鄂茨凝神對望，像要提示他在他們之間有一道無法逾越的鴻溝。

「讓我再拿些咖啡來，因為我們大有理由要慶祝一番。撇除了你表白心跡這一環，你的朋友從蘇聯返國已值得我們慶祝了。」聽下來帶點嘲諷的味道。她立刻起來，到廚房去拿飲料。

她回來時，鄂茨看著檯上的杯子，然後轉過身來，勇敢地捉著西維亞的手。「我向來喜歡記下自己的想法。我把每一個女人的優點缺點都寫下，所得的結論往往是繼續保持獨身。但在你的身上，我是首次打破這常規，叫我不得不認真考慮考慮。」

「啊！」她燦然一笑：「那是說我只有優點了。」

「不，不，不是這樣，我還沒有作任何記錄，因為我不想看見你任何的缺點。」他雙手握著咖啡杯取暖。「請告訴我，我也給你同樣的感覺嗎？還是我依然使你無動於衷？」

## 飛越邊境

西維亞再吃一驚。她窘得結結巴巴的說：「不，當然不是這樣，絕對不是的——我是說——其實，我不是無動於衷或毫無感覺，親愛的鄂茨，我喜歡和你一起，也願意跟你談論這個問題，但你要給我時間。」這個時候，西維亞又回復她一貫的冷靜。「唉，你的朋友快到了。他們一定有很多事要告訴你。不要忘記送狄斯丁太太到機場呢！」

鄂茨仿如從夢中驚醒，也來不及感到失望。他全然忘了接機的事！匆匆的喝完了咖啡，他答應下次多陪她一會，然後便前赴機場。

☆☆☆

狄斯丁的飛機落在故鄉機場不平的跑道，落地時略為沉重。旁人一眼便能看出飛機負載過重。它慢慢地，幾乎是疲乏地滑行至停機坪處，多拉和鄂茨正站在那兒等候。

這最後一段的旅程使狄斯丁的身體僵硬了。他首先下機，威廉·宏治跟著下來。最後，他倆扶著一名年老的男子從飛機下來。他仍在斯德哥爾摩作中途逗留時，科夫蘭高藏身機內，避過海關的檢



## 飛越邊境

查。現在在這個小型機場裏，海關人員跟馬克稔熟，連護照也不檢查。他們從沒想過狄斯丁會帶來一個非法入境人士。於是狄斯丁便順利偷運科夫蘭高進境，既沒引起任何哄動，也不用交代他從哪個國家而來。

馬克走向他的妻子，雙手捧著她的面頰。「多拉，留下你一個人這麼久，多孤單。謝謝上天眷顧，一切安然無恙。」她看著他滿足的笑容，不發一言。

「是的，我們要感謝神。」科夫蘭高輕輕的說，雙手交疊，站在他們後面。驀地，像受著相同的感召，所有人轉過來圍著他，低著頭，科夫蘭高作了一個簡短的感恩禱告，把榮耀歸與父神。

然後馬克提出他們要離開了。他不想給那些好奇的旁觀者有機會向他們發問，以致節外生枝。在車上，他介紹科夫蘭高給眾人，極其簡單地解釋他為甚麼會到這裏來。

「那麼科夫蘭高先生便要和我們一起一些日子了。」多拉和大家說。她佩服這個老人膽色過人，居然作出這樣驚險的逃亡；也慶幸自己能有機會在這事情上貢獻自己的力量，不管那是多麼微薄。

## 飛越邊境

馬克十分欣慰。事情發展至今，甚為順利。現在他們要實現下一個目標——把事實公諸於世。他計劃儘快通知新聞界，安排科夫蘭高向公眾發表手上的資料，鄂茨會是這項工作的最佳人選。

☆☆☆

鄂茨在報館大樓前下了車。他對事情的來龍去脈已心中有數。狄斯丁把他們所遭遇的與鄂茨一一分享，那些故事既傷感，卻又振奮人心；鄂茨難再維持素常冷靜不偏不倚的態度，他希望能為事情出一分力。第二天，他出發前赴報館。拿起公事夾，裏面載著科夫蘭高帶來的打字文稿，他關了車門步下石礮，準備橫過馬路。忽然，他瞥見西維亞從報館大樓出來。

「嗨！」他跟她打了招呼，對這次偶遇既興奮又驚奇。西維亞停了腳步，朝鄂茨的方向望過去，不知該如何是好。鄂茨迂迴的橫過馬路，左閃右避，穿插於車輛之間，直到他抵達馬路的另一邊。

「年輕的姑娘，你在這兒幹甚麼？」他問道，刻意帶點佻皮。

「啊！沒甚麼。我剛在報章上登了一

段廣告，現在想找人和我用膳。」她洋洋自得的回答道。「賞面嗎？」

「求之不得呢！我現在要趕快完成一件差事，跟著便有空了。你在對面街的波斯餐廳等我。那裏有一些特別的烤餅。邀請男人吃飯的女人一定特別肚餓。」他伴著她到斑馬線橫過馬路時，手臂友善的、輕輕的繞著她。然後補充道：「稍後再見，小餓鬼！」他轉身消失在人群中。

想起要和西維亞吃飯便叫鄂茨興奮莫名，使得本來對任務的熱忱也冷卻下來。他以最快的速度向編輯報告了一切。那個矮壯的男子，匆匆看過那份文件一遍後，把它們擲在檯上，說：「這些東西剛剛在半小時前已有人拿過來了。說真的兩份全然相同的文件，這種事情以前沒有過——雖然我在這裏見過不少事情。」鄂茨給惑住了。

鄂茨看著那些文件，再看那個編輯。他完全不解。「真奇怪，簡直就是一個謎。可否一問是甚麼人給你這些文件？」

「你可能不信——一個年輕貌美的女子。她說有關的文件她不能多說，她只是奉命把資料帶來要求報館刊登。她說資料刊出後便會真相大白。」

「一個年輕的女子？」鄂茨問道：「你可以形容她的外貌嗎？」

「三十五歲左右，皮膚黝黑。」編輯不假思索地回答：「她看來有點嚴肅，但很漂亮。」一笑。「無論如何，她看來不應和文件所述的事情扯上關係。」

「這些資料當然十分重要。」他繼續若有所思地說下去。然後挺直腰板，以一種實事求是的口吻說：「這種醜聞毫無疑問會引來哄動。」

「我們的報章只報導時事。最少，那些向我們傳遞資料的人有這樣的信念。」那個矮小粗壯的男子用指頭翻動那疊文件，顯然無甚興趣，然後靠近其中的一頁，認真地看，朗聲讀出：「安銳·柯斯狄本高，生於 1935 年 10 月 27 日，出席在樹林舉行的崇拜而被捕，被判勞改十年。十一名兒童，年紀最大的五名被送往國家改造學校。」他繼續翻下去：「維拉達馬·拔蘭高，65 歲，會眾中最年長的一員，於 11 月 14 日被帶走問話，數天後有關人員卻帶回一具棺木，聲稱拔蘭高突然心臟病發。家人堅持開棺才發現他被毒打至死。」文件內還附上一張屍體傷痕纍纍的照片。

編輯繼續翻，直至文件完結。「似乎整疊資料都是同樣的東西。」

「你說的是。任誰閱後都不能保持緘默。你會把它們刊登出來嗎？」

「我相信我們可作一次報導，但必須小心。公眾不想閱讀太多可怖的新聞。你是怎樣得到這些資料的？」

三言兩語之間，鄂茨簡述了工廠的計劃和代表團出訪蘇聯的事情。「但切切不要公開公司的名字。這個計劃由政府支助，政府定意要把計劃搞好，藉此招徠更多的經濟合作機會。」

「我會小心處理了。我看把這些資料串成故事，效果會好些。但我不是唯一作決定的人。如有進一步的問題，我會致電給你。」

「好，如果你們決定刊登出來，希望事先通知我。謝謝！」

爲了趕赴午膳，鄂茨連跑帶跳的下了樓梯。在波斯餐廳，中午的人潮已過。他擠過了餐廳門口那些正在離開的人群，進到裏面細心的瀏覽。那是一個很大的房間，有一個大的窗子。擺設著花朵的餐檯陷進了小小的壁龕內，他看見西維亞端坐其中一張檯。

陽光透過棕櫚樹的葉子影照在她面龐上，光影互見。她本來分明的輪廓就顯得格外優雅。一個看來嚴肅，但卻漂亮的三十五歲年輕女子！鄂茨急急的朝她那處去。她必定是那早他一步把文件交給編輯的人。一直以來懸而不解的謎逐漸開啓。對！她必然和整個俄羅斯事件有關。這已是明顯不過的。但她在其中扮演著甚麼的角色呢？

跟她打招呼時，他的腦袋纏結著許多問題。她從甚麼地方得到這些資料？爲甚麼他們竟會在同一時候取得文件？這些東西在報章刊出對她又有何好處？

西維亞笑裏充滿陽光。明顯地，能遇上他，她十分高興，得意洋洋地說：「我已吃了一個烤餅。一面等你來，一面等著第二個烤餅。用咖喱和芒果醬做的最美味。」

鄂茨不再多想。「好吧！就叫兩客咖喱烤餅和一杯凍啤酒。」

對著西維亞，他嘗試維持已往的態度。但她不由自主的感到鄂茨在審慎地打量她，使她渾身不自在。

「我有甚麼不對勁嗎？」她問道，企圖驅走這異樣的氣氛。

「噢，沒有，沒有甚麼。」

他心裏想：她怎也想不到他剛從報館回來，執行了和她完全一樣的任務。但爲甚麼她沒有說甚麼？爲何要扯關於廣告的謊話？鄂茨靜靜地吃了烤餅。有些事情無法自圓其說——事實上，他已嗅到一股腐爛的氣味了。可是，他太喜歡這個女孩子了，寧願獨個兒處理這樁事情。他不願意陷她於困難中，暫時他還是保持緘默。他知道他要追尋事實的真相。或許全件事情是一場誤會，又或許只消一個簡單的解釋便真相大白了。

「嗯，告訴我你剛才刊登了甚麼？那是甚麼廣告？」

西維亞沒有再吃，用餐巾慢慢的抹著嘴角，詫異地望著鄂茨。她展露了平日常有的佻皮笑容，眼睛卻沒眨一下。

「親愛的，你真的那麼好奇？那對你很重要嗎？」

「噢，不，不！」他著急地說：「只是那麼巧，我們竟在報館門前遇上。」

「那倒是真的。呀，那麼你到那裏幹甚麼？」她巧妙地把焦點從她身上轉移。

「我們收到從俄羅斯來的資料，證明當地政府用極不人道和強權手法對付基

督徒群體。所以我把資料帶給報館刊登。其中披露的殘暴程度可謂匪夷所思，難以忍受。我們希望刊登出來能幫助受害的人。」

西維亞臉上佻皮的神情消失了。這刻，她彷彿有點兒措手不及，連平日的敏銳機智也頓然全失。由於以往日積月累的經驗和接受過特殊的訓練，她才能在這刻繼續開動腦筋，竭力給鄂茨提供一個合理的解釋。如果鄂茨呈交了這些文件，他一定已知道在他之前有人做了相同的事情：明顯地，他已假定她就是這人了。

現在她只可以這樣做：承認她跟俄羅斯有關，扮作人權鬥士；或者說她授命傳遞這些文件。這刻，她有一股衝動，要向鄂茨說出一切，告訴他真正的故事。畢竟，她認識他很深，她願意冒這個險。她不是時常想著要結束特務生涯，不再刺探人家的事情嗎？那麼以後不再用擔驚受怕，憂心遭人揭發，也不用惶惶恐恐，千方百計在她的「受害人」來臨前逃之夭夭了。

她深知作這事要承擔的風險，尤其是她參予了許多秘密任務。毫無疑問，和她有纏轢的人要置她於死地。但唯一這一



次，也是第一次，她在鄂茨身上看到一個真正的機會，讓她可以脫離這萬劫不復的特務生涯。她很清楚這是時候押上一切作注碼。她把手輕輕按在鄂茨的手上說：「我想告訴你一個秘密，那是我的秘密——是你難以接受的。」

☆ ☆ ☆

自從科夫蘭高進入了狄斯丁的家庭後，他們的生活改變了。多拉和孩子們常常圍繞著這老人聽他以斷斷續續的德語說著俄羅斯的事情，他的故事可謂源源不絕，所經歷過的事以及他憶述前事的神態是那麼引人入勝，整個家庭都為之著迷，對那些故事總是百聽不厭。他的故事聽來很特別，因為他對自己和別人的經歷作了很特別的解釋。

「一個人相信了 神，又不在別人面前掩飾自己的信仰，他便是 神的精兵。」他向狄斯丁最大的孩子說：「一個士兵知道自己的用處在於戰鬥，也知道若不爭戰，他便不會贏。這並不是一般的爭戰，諸如人們在運動、商業或政治上所面對的。這種爭戰，說到底，觸及生命最根本的問題。沒有 神的生命很空洞，一切

也沒有甚麼價值。反過來，有了神，生命便有意義和價值，也有了目標。」他補充了這一句，是因為他想到了自己的過去。雖然身陷囹圄多年，他可以坦然說他沒有所失，相反，他得著了另一種財富。對一個有如此遭遇的人來說，這是很不可思議的事情。

「你是如何相信神的？」那十四歲的孩子問道。

「首先，你要多聽和多讀關於祂的事情。」老人說。所以，由那時候開始，狄斯丁的家庭便開始定期讀聖經了。

馬克也感到十分高興。科夫蘭高也解答了許多馬克內心的問題。因此，他成了每晚討論會中其中一名積極的參與者。

一天晚上，討論會完結，人人正離開餐檯時，電話鈴聲響了。

「狄斯丁先生？我是鄂茨。我想立刻和你見面。可以即時來公司一趟嗎？宏治也在這裏。我們在地窖的工場等你。有一樁十分要緊的事需要即時處理。」

馬克進入放置了印刷機的房間，鄂茨和宏治在等待他，像在盼望甚麼——卻不止他們兩人。西維亞·史密斯和他們一起，惶惶恐恐的，像一隻小動物害怕見到

新的主人。

「到底發生了甚麼事？」馬克大聲說，看看鄂茨，又看看宏治，「我須承認我一無所知。這房間內有一位陌生人，你們卻坐在這裏滿不在乎。」

「我和你有同樣的感覺，直至我明白事情的真相。」宏治說：「鄂茨，告訴他。他準會驚奇不已。」

於是，鄂茨便和盤托出，把西維亞告訴他的逐一道來——蘇聯代表團到訪揭開了事件的序幕，蘇聯的情報機關如何安排策劃是次訪問，公司所有職員原來曾遭嚴密監視，對方派來的間諜已把印刷機的一切全部拍攝下來。最後，鄂茨說西維亞對印刷機的種種已經瞭如指掌，還製成了影帶存檔。還有不久，這台新的印刷機便要接受測試。

狄斯丁需要一些時候去理解這些資料的意義。他第一個感覺就是自己當初的預感無誤。更糟的是原來整個行動經過慎密的安排，堪稱天衣無縫。他不禁寒了一截。這明明是由政府操縱和全力支持的工業間諜活動，屬百分百的詐騙行爲；來自那個權力層次他就不得而知了。一切經已安排妥當，時機一到，蘇聯便會終止合

作，然後獨力推行計劃。表面上，一切都按部就班——會談、洽商、簽訂合同，但這些都是爲了免卻投資成本。時候一到，母公司就不能再發揮影響力了。只用了一個友善的微笑，這間德國境內首屈一指的企業所擁有的技術和經驗，就給蘇聯政府輕易的偷掉了。

狄斯丁給楞住了，他感到怒不可遏。

「那你就讓這...這個人坐在這裏？」他激動地說：「爲甚麼還不通知德國的情報機關？最少，也該召喚政府部門到來一看。」

西維亞的心跳得厲害，口也乾得要命。鄂茨緊張得猛咽口水。宏治填補了這個空間。

「這是我們要切實面對的問題——但也許是我們的機會。當然，我們可以報警，讓整件事情曝光。可是，這樣不能阻止蘇聯方面進一步行動。相反，可能會促使他們跟我們決裂，然後單獨進行計劃。」

「而那台印刷機？」

「他們便靜靜地得益。沒有人知道發生了甚麼事，連這裏的人也不知。」

鄂茨清了喉嚨，準備說話了。「我想

提醒大家，西維亞·史密斯是自願披露一切的。就我所知，她已把事情一五一十的說清楚，亦即是說假若蘇聯方面知道我們已知悉一切，她的處境便極為危險。基於種種原因，我認為我們應假裝甚麼事也沒發生。」

「怎麼，難道我們要冷眼旁觀，讓蘇聯政府掏掉我們所有的，卻不用承擔任何的代價？」

「不，全不是這樣。史密斯小姐站到我們這一邊了，可以幫助我們找到解決的方法...」

「鄂茨，你怎能判別她真正的動機？你沒聽過雙重間諜的事嗎？」

西維亞站起來。「狄斯丁先生，我明白你現時的感受，也知道你沒有理由要相信我。這一刻，我不能向你證明甚麼，但我希望表明個人的誠意。我行了這一步，全是因為鄂茨的緣故。我信任他，請相信我，現在我不止在你的權力範圍以內，我的性命已在你手中——要是他們發現了，我的性命也在他們手裏。那時，我於他們便毫無價值可言。現在，我們仍有些微機會繼續欺騙他們一會兒，或可趁這時候考慮如何善後。」

## 飛越邊境

狄斯丁的憤怒冷卻下來，終於，帶著一絲的不悅，他說：「好罷，暫時就由得它吧！明天同樣時候我們在這兒繼續討論這樁事。鄂茨，你得負責看管這位史密斯小姐；說不定她另有真正的名字。宏治，把這個工場如常關起來。晚安！」

☆☆☆

第二天，不同的報章刊載了一個煽情的故事，揭發了蘇聯境內基督徒群體岌岌可危的處境。那裏的地下教會排除萬難，為要保存信仰的生活。有些報導反問德國的教會有沒有盡力叫人關注這些悲慘的境況，因為普羅大眾壓根兒不知道共產國家內存著迫害基督徒的事件。

報導起初惹來極大的回響。報館收到了無數的電話查詢，證明大眾對事件感興趣，且甚為關注。許多人感到詫異、震驚、憤怒，甚至願意提供一切的援助。

正當市民大眾表示關注之際，那邊廂，有關部門卻不願意採取積極的行動。教會的反應尤其出人意料，令人摸不著頭腦。有些文章警告不要感情用事，來自宗教界的評論員呼籲不要對這些所謂「事實」照單全收。他們認為這些報告明顯地

誇大了，消息來源也不可靠，因為教會從沒收過宗教迫害的報告，手上也沒有任何一名受迫害的基督徒名字。文章內更沒有表示同情或關注他們以後的命運。

蘇聯國家安全局已達到了預期的目標。這個報告一方面顯示在這極權的國家內，面對強權，人民已組織起反對的力量，但外國的介入看來是不必要的。另一方面，當人們轉向教會聽取更多的消息時，教會卻大潑冷水，質疑這報告的可信性，大大削弱它們的價值。由於對東西方關係緩和抱有希望，即使傳媒陸續揭露不公義的資料，政客們寧願對這方面的訊息視而不見。

如果沒有了科夫蘭高，整件事不會產生甚麼效果。藉著狄斯丁的關係網絡，他發出一封接一封的信件、印製傳單、致電政客，並向新聞記者發言。受到他的熱誠感染，一些人成立了一個組織，定期給蘇法斯和所屬的教區援助。

與此同時，狄斯丁並沒有鬆閒下來。爲了挽救公司的計劃及他發明的產品，他定下了風險頗大卻是精密的計劃。他要取回所有落在蘇聯手中的資料。要達到這目的，當然有賴西維亞·史密斯和他哥哥米

克的幫助。

無數個晚上，馬克、鄂茨、宏治和西維亞在工廠地窖內商討計劃的每一細節。計劃的第一步是接觸米克·狄斯丁。這任務交給西維亞好了。按照工作編排，她遲早也要去蘇聯一趟呈交下一個工作報告，那便可以聯絡蘇法斯和『陌生人』，安排時間把資料送往芬蘭邊境。狄斯丁會駕駛飛機到那裏接收資料。

如何取回資料算是整個計劃最困難的一環。根據西維亞所知，柯樂夫把它們放在辦公室內，等至「X」日才使用。因為她是授命替柯樂夫的部門工作，所以她可以來去自如，只需一點運氣和技巧，便能把檔案偷運出來。

由莫斯科至邊界的路程算簡單，但也可能會遇上一些難以預料的事情，這部份的計劃要交蘇法斯和米克處理。跨越蘇聯和芬蘭的一程絕不比之前的容易。馬克須在雷達控制範圍以下飛行，避免引人注意，並要在邊界附近的叢林找尋合適的降落地點。

鄂茨一副悶悶不樂的樣子。「這個計劃行不通，困難太多了。」此外，他也擔心西維亞的安危。宏治搔搔頭說：「很多



## 飛越邊境

細節會出亂子。」馬克轉過來眯著眼看她，「嗯！你看如何？」

「你們也知道，在間諜的生涯裏，這種計劃算不得甚麼。我們的工作可算是生死悠關，並不是你們日常管理工廠那樣子。我們確有成功的機會，一切視乎有沒有小心地策劃。既然這任務多由我操控，而我只須倚賴極少數的人，我建議就冒這個險，大膽去做吧！」

這下，馬克可鬆一口氣。「好！越快越好！明天，我們就談談細節。一星期內完成計劃。」當計劃定下來，他便會跟多拉和科夫蘭高說明白。

☆☆☆

在蘇聯，建造工廠的準備作業已完成，大家只在等待柯樂夫的部門發施號令。柯樂夫坐在辦公室內整理建造藍圖、合約和其他的資料。布直科夫給他帶來最後的一疊文件。文件上註有「機密」，其中包括了國安部的間諜蒐集回來有關德國工廠的資料。

柯樂夫從包裹內取出一個載著相片的信封。那全是狄斯丁的印刷機的照片：清楚、準確地攝下印刷機的各部份。沒多

久，柯樂夫已意會到這新發明非同凡響，想必是電子界的一樁盛事。這機器能把聲音記錄下來，然後轉化成一份印刷品。換言之，人們可以對著機器說話，讓這些訊息編印出來。

這些東西並不是他的專長，但他清楚知道：要是這機器真能操作，它無疑是一個金礦。

想到狄斯丁，柯樂夫感到不安，心中隱隱作痛。對德國的公司，他可謂全無顧慮，但要他出賣狄斯丁，盜取他發明的產品就教他忐忑不安。基於他的身分，他不能改變甚麼。他必須用上這些文件。太多人知道事情的進展，沒有回頭的可能了。工廠可以照樣搬過來，生產部門也可以，機器就繼續發展便是了。沒有人會考慮權利和義務的問題。說到底，資本主義國家的企業不也是如此麼？

柯樂夫把文件依次疊好，塞進了公事包，離開了辦公室。十分鐘之後，和布直科夫的會議便告展開。負責套取各樣資料的特務 14 也會出席。

☆ ☆ ☆

多拉作了生平第一次的禱告。她問到

如何祈禱時，科夫蘭高便教她。「人可以跟神說話，」他說：「因為神知曉我們的一切。祂不獨影響我們所做的一切，祂還是安排一切的主宰。如果我們容讓祂作主，我們在生命中所遭遇的一切便源於祂。」

那日，馬克告訴她飛往蘇聯的計劃，令她非常焦慮。如果計劃失敗，那怎辦？他永遠不會回來了。雖然事情十分危險，她沒有攔阻他，反而，依照科夫蘭高所說，她把憂慮告訴神。也許，必要時，神會行出奇蹟。對她丈夫來說，這個計劃事關重大。他的事業和發明可算是他的命根，她曉得他不會眼巴巴的給人騙去一切。

由於蘇聯方面突如其來的發展，公司內部像敲響了警鐘。沒有人知道應作何反應。馬克首先終止了有關的運作，並要求其他董事不要作任何決定，直至他們掌握蘇聯方面的反應。一旦文件重回他們手中，他們便可以採取其他的行動。如果俄羅斯人發現計謀被識破，他們便不敢再製造麻煩。或許，最終他們可能達成一個為雙方同意的協議。

西維亞前赴莫斯科以後，鄂茨、狄斯

丁、宏治便一同策劃這次「越境行動」。收到西維亞第一次的通知後，狄斯丁便須和宏治前赴芬蘭，在與蘇聯接壤的地方停留，等待西維亞取得文件後作出第二次的通知。一旦西維亞把文件交付蘇法斯或米克·狄斯丁，並安排運送，她的責任便告完成。西維亞帶備了馬克三個降落地點的建議，是馬克從一些大比例的區域圖內找到的。

隨後，西維亞會飛回德國，運送文件的事就留給米克和蘇法斯了。整個行動內，鄂茨會留守德國大本營作聯絡員。



離開跟布直科夫和柯樂夫召開的會議時，西維亞的皮袋內載著檔案。柯樂夫把檔案交給她，好讓她補充最後的一點資料，據她說，那是她特地帶來的。二十四小時內，她便得把整套的檔案交回柯樂夫。

首先，她跟蘇法斯聯絡，要求他儘快安排和『陌生人』米克·狄斯丁會面。要說服米克絕不容易。他在情報機關工作多年，那會輕易相信西維亞？她極可能建立雙重身分，藉以暴露米克或蘇法斯在基督

徒中的工作。基於這原因，他要西維亞詳述整個計劃的細節，又問了一些關鍵的問題，希望能儘量清楚事情的底蘊。

米克·狄斯丁在國家安全部中位居要職。多年前的空難後，他棄用了原來的名字，人們以為他已經死了。改變身分後，除了妻子的朋友以外，他不再接觸德國境內的家人或朋友。連米克的妻子也不知道他替中央情報局工作。

米克·狄斯丁化名為托科夫少將。全因他冷靜的頭腦和敏銳的直覺，才能夠生存下來，並取得今天的權力和職級。他最大的弱點在於他同情那批德裔少數民族。他們由於持守基督信仰而屢遭迫害。這方面，他實在按捺不住血脈裏的感情，他的妻子既屬於基督徒地下組織的成員，當信徒遇到非常的迫害時，她便請求丈夫施以援手，協助這些為十字架而戰的精兵。

米克既為中央情報局工作，又為國家安全局要員，角色上顯然有所衝突。長期以來，他的同僚視他如眼中釘，可是他的地位卻穩如泰山。他的性格仿如西伯利亞的冬天那麼深沉，又如鋼鐵般堅強、克制；心底裏對蘇聯的強權統治卻懷著一股

不屑的鄙視。他常常抓住機會除去他的敵人，最終成了國家安全局內人人畏懼的人物。

可是，長期被迫活在這種壓力下，他付上了不少的代價。他的外表雖是那麼冷峻，他的精神卻慢慢負荷不來；他知終有一天，爲了健康的緣故，他要停止這些工作。他曾經多次幻想離開蘇聯，可是因爲無法帶同妻子離去，便放棄這個念頭了。

發現了弟弟馬克的計劃後，米克便想，也許這是秘密離開蘇聯的大好機會了。他相信在文件交到馬克之前，他不會遇上問題。政府供應的座駕可以讓他安然通過所有檢查關卡。可是他必須擺脫跟蹤他的人；權重如他，也無法豁免這種監視。

晚上，西維亞致電鄂茨：「花朵給拿走了，在付運途中。明天花園見。」

第二天早上，薩斯娜從德國起飛，往赫爾辛基去。五小時後降落在赫爾辛基國際機場。馬克剛好來得及迎接載著西維亞·史密斯從蘇聯而來的航機。爲了避免攜帶任何足以入罪的文件，她牢記了所有重要的資料，只帶著隨身的手提包便起行了。

她和狄斯丁找到了一個偏僻的地點後，便交給他需要的全部資料：包括降落地點，那地點和軍用機場的距離，蘇法斯和米克會從哪個方向來等。此外，她提供了芬蘭和蘇聯之間航運情況的進一步資料、及這區域內蘇聯的偵察機行動。

馬克心裏盤算：要是他們停留在雷達偵察範圍以下，便當安然無恙，至少理論上如此。相會地點距離邊界一百五十哩，到達那裏要花二十五至三十分鐘。他準備用另外的三十分鐘進行降落、接載及啓航，回程又需三十分鐘。他不打算取相同的航線越過邊界，卻計劃了一條偏北的航線，飛機將在托科降落，看去像剛從赫爾辛基來似的。從那裏，他會直飛德國。

一切看來很樂觀。他知道此行是深入虎穴，能否回來要看運數如何。他安慰自己不會發生任何意外。無論如何，三十六小時後便有分曉。那時，這個任務將已完結——一切都成了定局。

☆☆☆

托科夫少將的黑色轎車駛近貫通列寧格勒和莫斯科交通要道上的首個檢查關卡。蘇法斯駕駛著車子，穿上國家安全

局官員的皮製大褸，還有那不可少的帽子。托科夫少將和妻子坐在後邊。她也穿上軍服，那衣服不大配襯她那恬靜謙遜的外型，可是這裝束使她看似來自官方的人。少將也作了國家安全局官員的打扮。

他冷冷地看了那負責檢查文件的士兵，然後遞上了任務證明：「前往列寧格勒進行特別任務。」

「好，可以通過！」士兵遞回文件，恭敬地敬禮，又向少將太太輕微點頭，然後指示提起欄杆。

這輛官方車輛繼續前行，托科夫向國家安全局總部作了報告：「十五時二十分，托科夫少將偕同助手前赴列寧格勒，通過檢查關卡十七。」二十分鐘後，報告放在布直科夫桌上，他負責監控所有國家安全局官員的行車情況。使他感到奇怪的是托科夫的助手。

布直科夫素來對托科夫的行動特別注意，常常伺機找尋托科夫的錯處。素有訓練的特務如托科夫也難免有失腳之時。

他拿起了電話，致電給托科夫前往列寧格勒途中第二個要通過的檢查關卡。

「我想知道和托科夫同路的是一個



怎樣的人——當然，不要打草驚蛇。」

化名托科夫少將的米克·狄斯丁此時已偏離了前往列寧格勒的大道，那是他故意作出的錯誤報告。蘇法斯熟識大部份不受國家安全局監控的街道，他向西北地方駛去，抄了最便捷的途徑趕往他們真正的目的地。

當托科夫沒有在下一個檢查關卡出現時，布直科夫更相信他的懷疑有根據。他得出這個結論：一些沒有呈報的事情正在發生。他立刻命令所有街道檢查關卡報告載有托科夫和助手的車輛行蹤。他知道如果少將知悉他的行動，他將面對懲處；可是他對這位宿敵的仇恨足以使他不顧一切，並大膽地期望事實會說明他的懷疑不錯。

在患得患失的心情下等待了兩小時後，他收到了消息，托科夫正駛向芬蘭邊界。根據描述的資料，那女人該是托科夫的妻子，司機的身分卻未明。國家安全局的司機內，沒有人是蓄著黑鬍子的。

布直科夫意識到大好機會已來臨了。他聯絡了在邊防上與他稔熟的人員，命令那裏的道路檢查關卡各自部署一名國家安全局的便衣守衛，負責監視並向總

部報告一切。然後，他指示所有邊防機場提高戒備，就一切邊防出現的情況作出定時報告，高級的國家安全局官員經芬蘭投奔西方國家，這已不是第一趟。

電話鈴聲響起。「是布直科夫嗎？我是柯樂夫。你知道特務 14 在哪兒嗎？她理應今早帶同德國工廠的文件到來，但她沒有出現。她的上司說她訂了往赫爾辛基的機票。」

「你說往赫爾辛基？走前又沒向任何人匯報？這太不像樣了。我會查一下，看有誰見過她沒有，有消息再通知你。」

不久，他取得了所有乘搭航機離開莫斯科的乘客資料。西維亞是其中的一人，沒有攜帶行李，這樣看來更不尋常了。布直科夫立刻致電柯樂夫。

「14 正在赫爾辛基，如果我估計正確，有不尋常的事正在進行。我下令立刻搜查她的辦公室及公寓。」

雖然暫時仍未能把各樣零碎的資料整合，布直科夫已嗅到一樁醜聞正在醞釀之中。他下令他在赫爾辛基的手下尋找西維亞，如有需要，須使用武力把她帶回來。他隨即前往西維亞的住所，希望搜查進行期間能親自在場。

## 飛越邊境

☆ ☆ ☆

當馬克繞著他的飛機進行最後的檢查時，他慶幸自己選擇了那種橄欖綠的顏色。在越過邊界低飛時，這顏色便產生保護的作用。一如從前，在長途飛行前，在他肚腹深處總有一種空蕩蕩的感覺。這份憂慮，只有在他緊閉雙眼時，別人才看得出來。可是，每當他端坐在駕駛儀後，準備向控制塔報告即要起飛時，這種感覺便一掃而空。

今天，他已經把所有東西重覆看過，小心翼翼的檢查了清單上的每一項目。要是這次任務出了任何差錯，他希望那不是由機械故障或技術錯誤引致。

爲了平伏內心的恐懼，他告訴自己這只是一次普通的飛行，跟他最初在家鄉機場上空進行低飛一樣。他記起那時，打著8字路線，貼近地面飛行，憑藉辨認樹木來確定位置。他記起在模擬的緊急降落時在田野上盤旋。今天，一如其他的專業機師，他寧可高飛；但他也慶幸早年時曾有這些經驗，好讓他在緊急時也應付得來。

狄斯丁在飛行袋摸到了那用皮革裹著的盛水器，呷了一口拔蘭地。一切準備就緒，他啓動了引擎，開動駕駛儀，手裏

## 飛越邊境

拿著對講機。

「赫爾辛基地面控制中心，這是丹美，請清理跑道。飛機將倚靠飛行視野直達托科。」

飛機向前衝了。飛行圖橫放在馬克的膝頭上，摺疊起來，好讓馬克更易辨認赫爾辛基的位置，以及他越過邊界的往返路線。他把行程分爲若干個一分鐘段落，在圖上記下重要的位置和所有在不得已時可採用的飛行路線。

他從跑道起飛，機場逐漸在身後遠去，他的恐懼也隨之溶化，反而感到異常興奮。不自覺地咬著牙關，調較好飛機的航道；匆匆地再閱一遍飛行圖，確保航線無誤。此刻至爲重要的是緊守擬定路線。馬克彷彿置身戰場之中，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惟有那些曉得爭分奪秒又蒙幸運之神眷顧的士兵方能凱旋而回。

蒙幸運之神眷顧？這個說法恰當嗎？他仍在倚靠運氣和偶然的巧合嗎？一抹淡淡的笑意掠過他的嘴唇。不，運氣與巧合在他的生命中不再重要了。他開始倚靠神，並那些神所掌管的人。

自從在蘇聯參加過地下教會的聚會，並經歷過監獄內那些驚心動魄的日子

後，他跟 神建立了個人的關係。從前，他常常憂慮、戰抖；但現在，他明白到 神不單存在，祂更是他個人的 神。科夫蘭高和宏治幫助鞏固他的信仰；現在他深深體會到那是他生命裏的一個轉捩點。

馬克離開了原來的高度，下降到五百呎的空中。是傍晚的六時正，還有三十哩便到達蘇聯邊界。他飛得更低，幾乎可以擁抱樹林。起初，要順著山勢的高度保持低飛確不容易，但連綿不斷的起伏叫他逐漸適應了。這個高度讓他脫離了無線電的追蹤，他要完全倚靠指南針及自行計算飛行時間。時鐘顯示還有五分鐘便到達蘇聯邊境。

他小心地操控飛機，期望達致最理想的效果。在這個高度，駕駛員絕不能掉以輕心。當他轉過一個山峰，俯身進入另一個山谷時，他彷彿覺得大地像磁石般吸引飛機依山勢而行。可是，當他駕著飛機越過另一列山脊時，這個想法已不復存在。此時在他頭上是一個肉眼不能見的雷達網，腳下卻是凹凸不平，堅硬踏實的土地；他必須全神貫注在兩者之間定好飛行航道，這個時候，飛行地圖固然有用，敏銳的視力更不可少。

## 飛越邊境

他決定在渺無人煙的土地上空飛行，越過邊界以後更是如此。可是，地圖上標誌爲無人煙之地實際上未必如此。邊界地區很可能有數個哨站隱蔽起來，馬克必須提高警覺。

按照手錶計算的時間，他隨時要越過邊界了。他首先見到一片連綿不斷、空蕩蕩的土地和分隔兩國疆土的籬笆，然後是一片茂密的樹林。忽然，一條車路好像在他腳下呈現。馬克猛然的扭向左方，竭力要看清楚那條路。就在一瞬間，見到不遠之處揚起一陣塵土——看來是一輛車。雖然他飛得這麼低，雷達儀器肯定追蹤不來，但地上執勤的巡邏人員要發現他就易如反掌。

馬克也顧不得後果了，反正他要忙著觀察地形，駕駛飛機和保持飛機行在預定的航道上。

時間一分一秒的溜走，馬克全神凝望下面的東面：樹林...田野...樹林...山丘...道路...樹林...。在漫不經意之間，他看見天上絲縷縷的，眼前卻無雨也無霧。到了第十七分鐘，他來到一個長形的湖。馬克把機頭壓得更低了，他彷彿感到肚腹之間有一股濕氣，不知從哪裏來了一只船，他

## 飛越邊境

看見兩個人正朝他望。機翼之下便是湖岸，馬克把飛機向上引，越過樹木，攀過下一個山丘。

第二十三分鐘，日光漸暗，天色漸沉。在越過另一個山頭的時候，他減慢了速度。這必定是抵達前面降落點前的最後一個山谷。依然是許多密林，然後出現了一條河流。

第二十八分鐘，馬克調較了方向，朝著擬定的降落地點進發。他們說那是田間一條狹長的小徑，過了下一叢樹木就是了。正當這些樹木僅僅離開了馬克的視線範圍，他便瞥見那條小路；就在這剎那，他看見了一架直升機，正和他向著同一方向飛行，只是飛得較高。

☆☆☆

蘇法斯也看見了直升機，半句話不說便把車子駛進了叢林。這千鈞一髮間的決定讓他避過了上空的監視，車子撞入了灌木叢，掉進泥沼中，給牢牢的吸住了。

「穿過這片田和之後的樹林，我們便到達指定的地點。」蘇法斯著急地說。

「你認為我們趕得到嗎？」

「他答應等半個小時。」

## 飛越邊境

沒有時間再想了，米克·狄斯丁從車裏奪過他的背包。「好！馬上便去。現在回頭也不行了。」他提著妻子的手臂，讓她跟在後面，向著田野前進。

蘇法斯扛著行李箱，從後面追趕上來。他們要經過一塊很大的田。如果在抵達前面可以藏身的樹林之前，直升機再度出現，他們便完蛋了。對米克和他妻子來說，他們已無路可走了。蘇法斯要走卻不成問題。在這裏，他的朋友可以收容他，直至事情完全平息下來。但對米克和他的妻子來說，他們的生命卻岌岌可危。

在最後一個檢查關卡，他們已經察覺到有人起了疑心。爲甚麼有那些便裝官員？他們已被截停了好一段時間，有關人員要求他們出示所有文件。幸好米克早已小心備妥一切，對所有問題均能對答如流。檢查人員不得已讓他們通過，那怕只是因爲他們懼怕托科夫這個名字。可是，有些事情確在醞釀中，他們心裏有數。直升機的出現正好說明一切。

在田野的中央，三人聽見有引擎的聲響來自空中，朝他們而來。

「那架直升機回來嗎？」蘇法斯急喘道。



## 飛越邊境

「蹲下！」米克喝道。

☆☆☆

看見直升機後，馬克已別無選擇：他必須立刻降落。以他的飛行速度而言，他很快便會被截獲。回頭已是沒可能了。無論如何，會面的地方就在附近。即便最壞的情況出現，也只是要徒步穿過樹林到達指定的會面地點。此刻最重要的是脫離飛行巡邏人員的視線。

他看見下面一塊長長的田野，他要在這裏降落了。停了燃料，放緩了轉速，升起了襟翼，放下起落架，轉過一個急彎，飛機越過了樹林，落在田間滑行。在降落的當兒，馬克看見這是一塊沒人耕作的田。忽然，他看見三人在他的前方，俯伏在地上，正好在飛機著陸的軌道中。

「起來！離開飛機著陸的路線！」他聽見自己的說話混雜在螺旋槳的噪音中，嘶嘶作響。

蘇法斯首先認出飛機。「是他！」他喊著。「去！」他推著其餘二人。「躲進叢林裏，快！」

馬克著陸了，飛機彈跳了一次後，機輪在地上劃了兩道深深的痕跡，最後在樹

## 飛越邊境

林的邊旁停下來。他的哥哥先來跟他說話。

「他們正在這裏用直升機巡邏，他們見到你沒有？」他氣喘喘地說。

「我不知道——但我見到那直升機。所以才被迫降落在這裏——多麼的僥倖！」

蘇法斯喘著氣，拉著笨重的行李箱前來。「你們要立即離開，他們隨時會回來，事情也會被搗破了。」

沒有時間再談了。馬克打開行李倉，把背包行李都掉進去。

「那些文件呢？」

「在背包內。」

馬克轉向那穿了軍服的女士，在他發問以先，米克悄悄道：「我們也一道去，她是我的妻子。」

匆匆握了手後，馬克催趕她進了飛機的後座，米克尾隨而上。「扣好安全帶！」他發出了指示，然後轉向蘇法斯。

「我會留在這裏，主與你們同在！」

馬克已就座，一切準備就緒，他拉動了引擎，飛機緩緩駛向空曠的田野。由於地面不夠堅硬，他需要加倍的距離才能把飛機加速起飛。他第一次後悔沒有安裝更

## 飛越邊境

好的輪子，因為輪子在濕潤的土地上舉步為艱。現在機上多了兩名乘客，飛機要加速就更是百上加斤了。馬克輕輕的把身子向前傾，像騎在馬背上模樣。前方有很多樹木，他拉了高度控制器，可是飛機還未準備好升空，只有機頭呈現些微反應。

飛機繼續加速。然後，馬克憑著他老練的雙眼知道越過前面那排樹木的時候到了。他收回了機輪，在飛機擺脫土地和草坪的磨擦一飛沖天之際，他感到藉著這機器征服了地心吸力的喜悅。後面揚起了一大片塵土。為了增加速度，在跟著的數秒他仍壓低了機頭，然後一舉抬了起來，越過叢林，在那容易把弱小的飛機吞噬的松樹之上擦身而過。

他又看見了那直升機，這回衝著他而來。現在只有一條出路就是直上雲端，那是唯一的生路了。他知道不久會有一大群飛機尾隨直升機而來，雲層在三千呎的高空匯聚。他查看高度，只有一千呎，可是他的速度不錯。在還未曉得他想往哪裏去時，馬克忽地從直升機旁邊掠過，然後像箭般往上去，取了一個弧度進入雲層裏了。

直升機立刻更改航道，全力追擊。他

## 飛越邊境

們的距離拉近了。那些在低處飄蕩的雲層，此刻顯得百般可愛...

一陣突如其來的機關槍聲叫三個毫無裝備的人呆住了。飛機震動了一會，馬克感到子彈穿過了機身。雲愈來愈密了。馬克繼續飛行，飛機仍穩定地向上爬，他自己全沒有受傷。

他轉頭往後看，見米克已倒在他妻子的膝上了。裙子染紅了一片，血跡仍往外散。她抬起頭，慌張的看著馬克。他們到達了雲層的外圍。

馬克無暇理會他的乘客。當前急務是靠著飛行儀到達安全之地。在雲層的掩護下，他們較為安全；他猜想到了這時候，邊界近在咫尺了。他的手錶告訴他他們已往西飛了十五分鐘。

在迷糊之間，納塔沙脫了外衣，蓋在米克身上，他已昏了過去不能為他再做甚麼，她把身子偎在米克身上。

「還要飛多久？」

馬克已經接上了托科的通訊站，「還差二十分鐘便到達了。」

西維亞進入了開往托科的火車，憑著間諜獨有的直覺，她知道有人在跟蹤她。雖然她不認識在芬蘭工作的國家安全局

## 飛越邊境

同僚，她敢斷言，他們之中有人在監視她。她相信她連同那些文件在莫斯科突然失蹤後，她的上司便懷疑某些越軌的事情正在進行。不錯，此刻他們正全力追查發生了甚麼事情。

車廂內的人不少。她坐下來，躲藏在報章後，心亂如麻。如果蘇法斯或狄斯丁兄弟方面出了事，怎麼辦？有關方面必然會追查到底。布直科夫按著所發生的事情推論下去，必會得出一個所以然來。這是毫無疑問的，他也不是傻瓜。這樣的話，他們必要把她幹掉——她作了這樣的假設。此刻，為安全計，她必不能獨處。

捲入了這宗涉及國際層面的陰謀，她更要步步為營。此行往托科的目的是要制止一切針對馬克的飛機，來自國家安全局的計謀。離開了火車，她混進人群裏，緊緊趕及跳上那開往機場的巴士。

有幾張臉孔很稔熟，他們可能是一直跟蹤而來的人，可是她無法肯定。她試圖把這些臉孔記憶下來，以備不時之需。人總難以把握事情的實況，西維亞故意耽到最後才下車。她沒有走向接機處，卻進了一個側門，她希望這扇門能引她往控制塔。她渴望知道狄斯丁是否在往托科的途

中，關於這點控制員必是最先知道的人。

她越過一個長型的大堂，經過數個標著飛機安全、天氣資料、機場管理的房間，在穿過那通往控制塔的門時，她轉頭看，僅僅瞥見一個穿著制服的金髮男子進了大堂末端的門檻。情急之下，她一步兩級的走上樓梯。上面傳來了打字機的響聲和無線電通話器上此起彼落的航班資料。

氣喘喘的衝進那被天然光線照亮了的「禁地」，西維亞忙著道歉，問道：「我在等待一架私人飛機到來。請問有沒有從赫爾辛基來的飛機？」

那官員仔細打量她。「我們剛收到一架德國飛機要求准許十分鐘後降落。機司還要求救護車和醫生。他說機上有一名嚴重受傷的乘客。你看，救護車已在大堂前候命。」

外邊已黑齊了，她能看見的僅是探射燈向著四周旋轉，她克制著自己的情緒，悄悄問道：「怎樣才能往那裏去？」

「下了樓梯，跟著『職員專用』的標記。」他說——顯得很同情般，至少她感到如此。

那穿上制服的金髮男子也隨著西維

## 飛越邊境

亞進來了。西維亞拔足便逃，與他擦身而過，沿著樓梯往下走去。

「這漂亮的女子想怎樣？」他隨意的問。那官員見到軍官肩章上的條紋，便向他述說了西維亞所問的一切。

在狄斯丁降落前，西維亞希望能儘快致電鄂茨。他必定很想知道馬克是否已安全越過邊界。她急忙的撥了號碼，線路也立刻接通了。

「他們正在途中，米克似乎受了傷。他們很快便會降落了，我想親自往那裏去，我認爲你該是第一個知道事情的人，所以才給你電話。」

「讚美主，親愛的。快快回來！」電話掛斷了，連綿不斷的待撥音頻把簡短的對話終斷了。

「快快回來！」他如此說。好一句甜透心扉的說話！按捺不住內心的喜悅，她站在電話機旁良久。忽然，她感到內心一陣扎痛，馬克這旅程挺危險，不是因她而起的嗎？爲甚麼她不及早放棄這工作？那麼，她或可以防止這樁及許多源自蘇聯政府的不公義行徑。如果她能彌補昔日所作的一切冷血、傷人的事情，那多好！

她往外望，看見一輛救護車停泊在一

首撒斯娜飛機旁邊，兩名男人抬著擔架轉向飛機去。那裏還有一名女子，然後西維亞看見那金髮軍官朝著他們去。她突然心血來潮，覺得這個人要拿的不是她，是托科夫少將。她預感感情勢危急，向著飛機奔去。

「小心！」她向著馬克大嚷：「那軍官！」

為捉拿托科夫，他們會不惜一切，她很清楚。在漆黑中，她給地上的電線絆倒了，但很快又爬起來往前走。那金髮軍官也加快了腳步，他也很清楚那是怎麼一回事。

馬克聽了西維亞的說話，連忙往擋著軍官的去路。兩名救護人員把不省人事的米克放上擔架後，緩緩朝車尾去。軍官把馬克推向一旁，手往外套袋裏探，他瞄準了擔架床，西維亞卻一股腦跳到他跟前。子彈射出了，馬克撲在行兇者身上，整個機場隨即沸騰起來。

控制塔內的職員目睹整個過程，立刻行動起來。照明燈全都亮了，照耀了機場。飛機和救護車迅速受包圍。那軍官給馬克打得昏了，遭逮捕了。

這下馬克才發現西維亞倒在地上。納



塔沙跪在她身旁，一天內第二次讓受槍傷的人躺在她的膝蓋上。

「那金髮男子。」西維亞輕輕說：「他來自國家安全局，當心這些人，他們必會趕盡殺絕。要二十四小時在醫院陪伴你的丈夫。」疲累至極，她倒過頭來，急促地呼吸。然後，她耗盡了最後的一分力，斷斷續續地吐出這些說話：「告訴鄂茨是他的愛教我從錯誤中回轉。他應這樣記念我。你以為我能補償從前的一切嗎？」

「能，能。」納塔沙說：「正如基督一樣，你已付出了很多。祂不是為一人犧牲，乃是為了全人類，擔當了我們的過犯。相信祂，便不用再憂慮從前或未來的一切了。」

西維亞合上了眼睛。對，她現在可以接受基督了，多簡單！她看見自己過去虛渡了的一生，可是此刻在她眼前的是十字架上的基督。她知道祂的一雙手已在保守、看顧她。

當工作人員把她安放在第二張擔架床推她進入救護車時，她的臉龐掛上一絲詳和的笑容。

## 飛越邊境

特務 14 在送院途中死去，米克·狄斯丁經過緊急的手術後，復原得很好。渡過危險期後，他和妻子乘直升機返回德國，警方派人保護他們回國。

馬克·狄斯丁要接受冗長的盤問，雖然調查員相信他，他還是要支付保釋金才獲准返回德國。芬蘭政府在等待蘇聯指控狄斯丁違反邊防條例，可是對方卻沒作出投訴，顯而易見，事情過於尷尬，不好惹起公眾關注，蘇聯方面索性當事情沒有發生。

印刷廠也建不成了。莫斯科的經濟部 and 德國的外貿部曾進行會談，決定取消合約——基於技術上的困難云云。

在莫斯科，這樁事和托科夫的失蹤掀起了連串的內部整肅；柯樂夫和布直科夫首當其衝；他們被掉到西伯利亞的勞改營去。國家安全局顯然未能發現狄斯丁和地下教會的關係。

☆☆☆

在這次亡命旅程後的數星期，他們在馬克家中慶祝米克回來。所有人都出席了——鄂茨也來了；西維亞不幸逝世後，他謝絕跟任何人見面。吃過晚飯後，他們

## 飛越邊境

圍坐火爐，等待科夫蘭高給他們讀聖經。

「我剛收到蘇法斯的信，想讀給你們聽。」那老人興緻勃勃的宣佈：「雖然有些內容用了密碼表達，但你們也會明白。」信拆開了，他開始朗讀。

親愛的德國朋友！我發現在太空之中，神像差遣了天使保護人們安然飛越天上的疆界。在我回家的路上，困難重重，也有天使來開路，總沒叫我失望。我病了很久，住在朋友處；病癒後，他們帶我回莫斯科，安然無恙。我們知道 K 跟你們一起。自從他向西方國家披露我們的境況後，情況逐漸改善。很多人從羈留中心放了出來，會衆的人數也在增長。還有，必要一提的是你們帶去的資料大大幫了我們。每次你們把訊息傳遞出去，受影響的人便稍為舒一口氣。面對國內情況外洩，當局所作的反應，對我們無疑是一大祝福。你們造夢也想不到，你們在西方致力協助我們反抗宗教迫害，對我們多麼受用。我們深信的是那為我們捨命的神子，並不是那些讓我們死去的「假神」。

願你們蒙主祝福！

蘇法斯和地下教會上  
科夫蘭高輕輕放下信箋，拿起聖經，

## 飛越邊境

開始朗讀一段他今天晚上特別要分享的說話。「我往那裏去躲避祢的靈，我往那裏逃躲避祢的面。我若升到天上，祢在那裏；我若在陰間下榻，祢也在那裏。我若展開清晨的翅膀，飛到海極居住，就是在那裏，祢的手必引導我，祢的右手也必扶持我。」(詩篇一百卅九 7-10)

「這是一本難得的小說，看後使我感動流淚，我衷心推薦它。」

魏恩波(Richard Wurmbrand)

這是一本基於事實編寫的小說，內容描述商業間諜的陰謀。

一間德國公司與蘇聯簽訂了商業合約，以致墮入蘇聯間諜刺探的陰謀內。德國訪問團團長發現蘇聯地下教會的處境，冒險協助其中的一名信徒飛越芬蘭邊境，帶來戲劇性的結局。

作者班漢斯(Hans Martin Braun)是一名飛機師，也是德國 Christian Mission to the Communist World 的主管。他熟識地下教會的情況，並在書中現身說法。